

# 回归线

Another end of Terra

2023/08

Vol.15

特别专访  
柞木不朽

## Wonderful U

喜欢自己，喜欢不随波逐流的感觉——wonderful U

## 一支舞，一首歌，一份礼物

骄傲地回忆自己辉煌的过往，用磨碎殆尽的舞鞋，舞动铅一般重的灵魂

## 永生者死后会前往英灵殿吗

风眷恋着云，云却超越了时光  
时光凝聚我眼，成了瓦尔基里的悲伤  
悲伤哀婉，随之大雨倾盆  
于是大地的被褥中，开出了宇宙之花

## 沙雪坚心

我们将遗留下来的微弱之物紧抱于怀，直面自己的失败，以勇敢的名义走过白色的海洋。



本期封面画师  
oY柚柚Yo

泰拉Terra  
通讯枢纽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 黄金时代的余韵

◎ 姜盛杰

## ——《格兰法洛之夏》

我在别处所见的夏天，不外乎是热浪翻腾、干燥火辣，但格兰法洛的夏却又不只是热，而更至于一种蒸笼的味道了。

兴许是临海的缘故，白日里蒸腾的水入夜又沉寂下来，附在近地面的半空，使地上的一切造物都浸在水中。如若是在海边，甚至于呼吸困难，那一大团咸腥的风携着白茫茫的汽，汹汹地朝你而来。也正因为，我仅在来到格兰法洛的头一年到访过一次夜晚的海岸，此后竟对此发生了些许的恐怖，便说什么也不再敢于“夜游”了。

前面讲过，格兰法洛的夏不只是热，还朦胧地敷着一层蒸屉似的闷。这闷不仅在于身体，而且是于你的心里都感到闷。这一种的感觉，使人想到要大声叫喊，从这声的解放来纾解这心中的闷。叫完了，人同时也乏了，回到屋里倒头就要睡去，可是并睡不着。那种潮湿闷热的海洋气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你枕旁，让你不得安享一个整好的凉爽的夜。

来到格兰法洛的头几年，我总觉过分的湿，从头到脚都感到过分的烦躁。但至于今天，我倒也只觉得手脚在空气里有些沉重，而与当地人一同去讥讽那些初来乍到的懵懂人们了。

还记得刚来那段时日里，母亲和祖父是决不敢在夏天洗衣的，即使洗了也须烘干，否则晾衣前后的水会更令人发恼。这倒又是一道奇景了：一人在阳台中，把着一台铁皮的吹风机，“乎乎”的扫着发潮的大小衣物。而通常的状况是，吹干的衣物连午时也放不到，一摸上去又是潮的。

有一回，家里人出外办事，单留我一个在寓里，坐在沙发上，那紫藤色的坐垫竟也能被水汽打潮。母亲回来，一摸垫子，于是又发出不能奈何的感叹了：“啊呀，你是把水壶打翻了么？”

我从前对夏天并无如此多的怨怼，但独来这格兰法洛之后，夏天于我就似猫于鼠、狼于羊，感觉是要马上吃掉我的。以至于每年夏日，必会做万全的预备，避暑祛热。

但是夏天也并不总是坏的。譬如说，一旦入夏，则白天非到夜里七八点钟不褪色，我于是也学着这顽童般的阳光，非黑天不归家。而每次晚归，都必定要与伙伴约好，然后到家里去接收父母的诘难：“小鬼，又到哪里鬼混了？”我那时的心情是极美妙的，也就并不如何在意那些半是诘难半是取笑的闲话了。

说起夏日里的另一趣事，便不得不提起那些小小生灵。倘若你走去夜晚的林里，必会听见锯木般的蝉鸣。

这整夏整夏鸣叫不息的小生灵也并不相同，有大有小。小蝉暮春初夏时节便破土而出，仅有拇指关节大小，唤作草蝉。而既然入了伏天，树蝉们便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林中蝉鸣声此起彼伏，其中也杂着些别种虫的鸣。这当然不单是格兰法洛一地的特色，但配着这里特有的气息，却又独有一番风味了。

我要讲的还有一件，即是夏夜的海边。我讲过，夏夜我不如何愿意去海边夜游，但那仅有的一次，也令我无法完全的将它弃出脑海，全体地忘却它。

这里的海边，尤其是滨海长街临海的一侧，是不喜种树的，兴许是为了观赏这极美妙的景观罢。前些年来了一位热爱树木的大吏，却也没有计划着种这里的树。所以，确实地到了近岸，入夜后并听不见多少的蝉鸣声。那么，没有了蝉，又有什么呢？

这里的夏夜是几乎至于无声的，但又并不怎样冷清。一到半夜三更，大潮已退，你再去俯瞰整个滩头，灯光照到的方向上一大片一大片地发现了小小的沙球，那是小的蟹在觅食。这些小生灵日常缩在自己沙下的窝里，监听些头上的水声，一等潮水离开就迫不及待地大开家门，掘出沙中大海赠予的养分来吃。

另一些无声的小生命，则连一动也不动，默默的卧在沙里，吸食些水中或沙中的食粮，用那粗短的足一伸一缩地吐着水花，随波而动。这一类的小生命，以竹蛭为首，常与小蟹发生斗争，手电筒一晃过去便趴在窝里，再不敢动了。

还有的一些吵闹的客，海水将他们带来一个死地，他们于是用尾和身板“大嚷”起来，在滩上跃着，一点点地试图返回水里。一些幸运儿，海水听了他的呼唤，便又驮将回去了。而剩下大部分不幸的多数，就慢慢地干在这滩上，等第二天的日光干燥，成为某只“鸦鸦”高呼的羽兽的餐品，或是被小原住民们分而食之了。

这便是我于这城十余年的经验。或许内陆人无法体会我的感受，而海边的居民多半也不能理解我的惊喜罢。不过，于我来说，格兰法洛的夏其实与他处之夏差异甚大，她录下了我童年时代的影，并使我永远对这片土地怀有一种深沉的情

1032年6月12日于格兰法洛。





Artist: 枫雀



— 主 办 —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回归线》编辑部

— 编 辑 部 —

**主 编** 广英  
**执行主编** 伪学霸马克  
**责任编辑** 黑子  
**美术总监** Relvr 霜弦  
**编 辑** 霜弦 黑子 瑶濯  
**美术编辑** 黑泥型笑笑  
**排 版** 粥铺 陈祚 R3tr0  
Mirror  
**网站维护** 武乙凌薇 伪学霸马克  
R3tr0

— 联系我们 —

TCA\_doc@163.com

本期禁止印刷  
仅供内部交流，禁止出售

本作品是游戏爱好者根据《明日方舟》  
二次创作而成。使用的游戏图片、文  
本原文版权属于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本作品基于《鹰角网络游戏使用  
许可及服务协议》使用上述素材。

除非另有声明，本作品其他内容由作  
者和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保留所有权利，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 目录

## Contents

- 4 黄金时代的余韵——《格兰法洛之夏》  
姜盛杰
- 8 Wonderful U  
Mi\_AQi
- 13 一支舞，一首歌，一份礼物  
飛鳥 A
- 18 永生者死后会前往英灵殿吗  
aleph 的法则
- 34 沙雪坚心  
木场夕立
- 52 特别专访——柞木不朽
- 58 干员秘闻
- 60 漫画  
IMONK
- 66 征稿启事



# Wonderful U

© Mi\_AQi

Artist  
yooooz

Artist  
平方<sup>2</sup>

责编  
广英和荣耀



喜欢自己，喜欢不随波逐流的感觉——wonderful U

“我跟你讲啊，我以前做过很多工作哦！什么导游啊，主持人啊……这些都不在话下，我不仅口才好，而且游戏什么的都打得很不错哦！就算最后做直播了也有很多观众喜欢我呢！”

尤里卡对着电脑夸夸其谈，一副神气的样子显示在电脑中央。随后她拿起手机打字，不一会儿，电脑上缓缓划过一条弹幕。

“真的吗？主播真不愧是全能型美少女呢！”

“那是当然！为了还这一屁股债……啊不，为了满足观众们的期待，主播我啊，可是很努力的在尝试新的东西哦！”

她又拿起手机，手指悬在屏幕上快要敲下时，她迟疑了一下，盯着手机直播间里同样愣住的自己……

直播间只有一位叫做“U 酱最忠实粉丝”的人在观看，这就是她手机账号。

并不是因为她没有人气……至少现在应该不是，而是她把直播间锁住，真正只有“自己一个人”的直播间。

啊，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她做这些的初衷只是为了还清一屁股的债，现在也还清了，为什么还是放不下呢？

天天被要求打一些从来没有玩过的类型的游戏，玩恐怖游戏把自己吓得魂飞魄散的时候就会有人打着安慰的理由给自己送礼物，玩解密游戏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也才会有人送礼物……

为了满足观众们的要求，她一直都是守着底线直播。同样是因为底线，她的热度一直被平台压得很惨。

“最忠实的粉丝永远只有自己啊……无论已经知道自己有多大缺陷。”

她昂起头靠在椅子上，嚼着泡泡糖吹出一个粉色泡泡，再将其放在嘴里咬破。

充满少女心的房间也只有电脑屏幕的那块地方被照亮，角落里堆成小山的泡面原本是她打算一个月的口粮，现在有了固定工作以后，这些东西看着犯恶心，但还是忍不住想要泡来吃一碗。

那就吃一碗吧……

她娴熟地放好调料，拿着热水壶往里

面注水时，看着冒着气的水不禁出了神——

“哈喽哈喽！新观众初次见面，老观众一日不见！我是你们的尤……全能型美少女主播！U-official 哦！”

看着逐渐上升的人气，她也开始卖力了些：“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挑战昨天那个恐怖游戏哦！哼哼，今天不会被你们抓拍到被吓到的样子发在网上了，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了！”

微微颤抖的手挪着鼠标点开电脑上那个恐怖的图标，进入游戏时突然响起的恐怖音乐还是把她吓了一跳。

忍着恐惧的心理，她开始操纵游戏角色开始解密……

然而过了半个多小时。

“主播真的蠢，我奶奶来都过了八次了……”

“不敢玩为什么偏要玩呢？硬蹭流量是吧？”

“这种程度的游戏都会被吓到，大概是看早教动画长大的吧？”

……

诸如此类的弹幕从电脑屏幕前一条条划过，她忍着不看，但恰好会划到她的眼前故意让她看到，甚至有人还教唆其他人散播自己的负面形象……

一条条弹幕就像一根根针扎进她的心，感觉视线逐渐模糊，眼里噙满泪水……

“主播不会是快被吓哭了吧？”

“才没有！我只是困了而已……哈哈……”

她感觉自己再也忍不住让泪水流下，只见有人发来一个礼物——她的心理防线彻底被击碎了。

她机械地用手比爱心，边流泪边强颜欢笑……

“感谢……U 酱最忠实的粉丝……送出的礼物……谢谢 U 酱最……”

直播间外的人笑了……直播间里的人也笑了……直播间外的人真笑了，直播间里的人走不出来，便哭了。

她放下手机，赶紧关掉直播间，评论区里骂声一片，她索性直接删掉游戏将电



脑关机。

整个房间都暗下来，她摸索着打开台灯，暖色的灯光照在她挂满泪珠的惨白的脸上……

“不玩啦！凭什么我就要玩这种游戏！凭什么啊！”

她倒在床上撒泼，等累了之后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为什么我要这样啊……”

她稳住心态，打开手机切换到大号发了一条“刚才停电，明天继续直播”

已经知道评论区里会出现什么了，于是她赶紧切到小号，开始四处寻找如何提高自己直播人气的办法……

舞蹈区？直播跳舞也会有人看吗？还有直播唱歌的，虽然我跳舞不行但我唱歌也还可以的，去看看……

点进一个高热度主播的直播间，映入眼帘的则是她难以理解的穿衣风格。直……直播都要穿这么少吗？

她看见那个女主播表面斯斯文文的，但是穿的衣服就像是两块单调的布遮住了重点部位。主播还时不时弯下腰，半掩着胸口，眼睛却往摄像头的位置看。

“这绝对是故意的吧！跳舞怎么可能穿这么少？而且从刚才开始她也没唱歌啊？”

但是她直播间里不断有人涌入，争先恐后地送礼物。这位舞蹈主播一边感谢，一边做一些很羞耻的动作。

尤里卡退出了直播间，对于刚才看到的一切都颇为震惊……

原来都喜欢这样的吗？

她想起自己没有这样的衣服，于是自己学着做了一套。穿上时站在镜子前，放下头发，看起来自己确实变了不少，但手还是会忍不住掩在胸口……这个样子根本就不是她。

再加上刚才主播和自己的区别……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贫瘠的山地，连忙将衣服换了回来。

“不行不行不行！我可是有原则的！我不可能为了流量去干这种事！”

于是她开始搜索如何提高自己直播间人气。

“满足观众？”

但是恐怖游戏和解密游戏她也玩不过来，唱歌的话……她在房间里开着录音唱了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的一段，唱完以后再播放。

结果还没放完她就面如死灰地躺下了。

“我大概已经废了吧……”

她想起以前的各种遭遇……多索雷斯，尚蜀，玉门……每次她的工作都伴随着天灾人祸，怀疑是不是自己天生就是多灾多难的命。

内疚和孤独包围住了她，让她蜷缩在床上，不断怀疑自己……

“你真的是个人型天灾啊！尤里卡！”

她把自己埋在枕头里无能狂怒道，但想了一会儿后又深感无力。

难道我尤里卡的尽头就到这里了吗？

她看着直播封面一个个搔首弄姿的主播的样子，心里很不平衡。

于是她打开了自己的直播间。

“咦？看看谁突然开播了？”

“诶？主播没事吧？”

“这不是刚才被吓哭的那个人嘛？又来找虐了？”

“你站的弹幕属实有点……”

她就这样呆呆地出现在屏幕前，突然忘了自己打开直播间是要干什么了，手忙脚乱地捣鼓着桌面。

“等等等……等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了……”



@平方? LOFTER ID: pingfang722

此时一条豪华留言突然亮起。

“主播好可爱啊……”

尤里卡懵了，尴尬地说了几声谢谢，随后又有弹幕发出来，尤里卡跟着念。

“从开播一直看到现在，主播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那股傻劲儿在那些擦边主播身上是看不到的……喂！你说谁傻啊！”

没想到尤里卡无心插柳般的一句让直播间人气莫名其妙地增高了，看着逐渐逐渐增高的人气，她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连忙开始唱歌，——虽然不好听，直播间氛围倒也变得乐融融。

她就这样疑惑地播了几个小时，最

后下播的时候还不清楚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结果第二天一看，视频网站上出现了自己一脸茫然表情的那个封面，标题是“U酱的名场面合集”。

她怀着好奇心点进去一看，就连自己也绷不住了。

“啊！我昨天看起来真的这么傻吗？”

一翻评论区，里面一堆人在对着她发癫……

看来互联网还是太神奇了……

很多人莫名其妙火了，很多人莫名其妙被雪藏。

“啊！”



手指被热水烫到的时候她才回过神，放下水壶时把烫到的手指放在嘴里，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泡面，她心情十分复杂。

“如果什么都不会的话，只有一味地满足观众的需求才能有流量吗……”

尤里卡盘腿坐在椅子上，突然闲下来的日子让她还有点不适应，每天不是宅在宿舍里打游戏，就是出门在罗德岛食堂打包东西带回来吃，导致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她已经成为了罗德岛干员。

她也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万一有黑粉之类的话……她可能会尴尬得门都不出。

到了罗德岛，她没有像其他干员一样上过战场，而是留在罗德岛里处理线索啊货物之类的工作，她偶尔也会偷偷跑到甲板上去看那些凯旋归来的干员们，每当看见伤痕累累的人回来时她才会感觉自己能分配到这种工作真是万幸了。

是不是太没用了啊……

尤里卡决定去甲板上走走，也还好，今天全部休假，甲板上几乎没人，她一蹦一跳地趴在栏杆上。

“啊！！！”

她对着广袤无垠的大地喊道。

“新观众初次见面！老观众一日不见！”

她笑了起来，又担惊受怕地看了眼身后。

“我是全能型美少女主播！U……”

她顿了顿，思考片刻。

“我就是！独一无二的！不被任何人左右的！人美歌甜的！尤里卡啊！！！”

她大呼一声，感觉心里敞亮了许多，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做好自己，总会有真爱粉的。

“呼！感觉今天充满干劲了呢！去直播吧！消失了一个月的人气主播 U-official 就要回归啦！”

她哼着小曲大踏步走回去，已经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的观众记住自己！直播不是为了求财，而是为了……

为了什么她也不清楚，反正她就是喜欢直播，喜欢和粉丝互动的感觉，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和他人一起交流。

她喜欢自己，喜欢不随波逐流的感觉。 ■

## 一支舞，一首歌，一份礼物

© 飛鳥A

Artist  
铅鸽

Artist  
歆鸾

责编  
瑶濯

骄傲地回忆自己辉煌的过往，用磨碎殆尽的舞鞋，舞动铅一般重的灵魂

「我实在不能跳。你们都有轻快的舞鞋；我只有一个铅一样重的灵魂，把我的身体紧紧地钉在地上，使我的脚步不能移动。」

舞台落下帷幕，她跟着大家一同站起身鼓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只不过此时此刻，她是真心的。

她并不讨厌礼拜天。最近每个礼拜天的下午，她都会前往街角那家剧院欣赏戏剧。唯有这个时候，所有一切都被她抛之脑后，她只是再普通不过的维多利亚人。她得花足够多的时间来冲淡部分人的记忆，使他们忘却她之前的容貌、姓名、一举一动。她坐在椅子上调整坐姿，倾斜身躯，倚靠在柔软舒适的椅背，双腿保持交叠。她之前的身份是不会用这么不雅的姿势坐着看戏剧的，但阿赫莱妮不同。深池的阿赫莱妮是不会如此过分拘谨地坐在椅子上，她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军官，仅仅只是一名谋臣。那么所谓的繁文缛节又与她何干？她应当将其全部抛之脑后，没有

演员会在下部戏剧依旧保持之前饰演角色的模样来进行演绎。情报官正在不远处的位置注视着她，她知道，但她从不介意。间谍与情报官就是这样的关系，相互试探，却又不得不依靠彼此来确认自我，审视“自我”。

人们开始陆续离席，唯有她一动不动，依旧坐在原地。菲林的眼是充满魅惑的，当她的视线停留在某人身上时，这个人一定会为之倾倒。阿赫莱妮转动翠绿的眼珠，她的长裙因缺少光亮显得暗淡，耳饰上的宝石却熠熠生辉。情报官干咳两声，示意她也该离开。她提起裙摆离开座位，只不过与他人不同，她顺着台阶向下行走，喃喃自语。她是报幕人，亦是演员，这场剧才刚刚开始。菲林的脚步轻快优雅，叫人不会怀疑她是否能踏着脚踩过一排高脚杯来到宴会。阿赫莱妮停在舞台前，目光落在唯一的观众身上，“来吧，我们没必要这么紧张。你喜欢跳舞吗？”

这乏善可陈的被监视的生活她早已习





惯，不讨厌并不代表她会抛弃“活着”。她依旧会在报刊亭购买每期时尚杂志，每个礼拜下午来看一场戏剧，偶尔女孩登上舞台，在一片沉寂之中开始她的舞蹈。她在晚宴上从不缺音乐的陪衬，任何风格的舞蹈都能很好地驾驭。然而现在她没有任何配乐，只是简单地迈着步伐。鞋跟敲击地板发出清脆的声响回荡在整个剧院，就像钟摆左右摆动，嗒嗒、嗒嗒。情报官还是第一次站在离舞台如此之近的地方欣赏舞姿，他的目光停留在她的鞋尖，随之一同转动，摇摇晃晃。谁能想到维多利亚皇家近卫学院交际舞会上转瞬即逝的花朵，此时此刻正在他面前毫无顾忌地绽放。他听见女孩轻轻地哼唱，那是今年流行的歌曲，前段时间大街小巷的播放机总是播着这首歌。菲林优雅地转了个圈，从舞台这头到另一边，他突然意识到某些动作重合起来，是刚刚女主演在宴会上与恋人共同跳过的那支舞。

“主角的人选早已尘埃落定  
倘若不拿出全力 就会输得很惨  
哦 - ♪”

女孩跳着跳着，旋风一样迈步，转着圈跳到台下，来到他的身前。她的手搭上他的肩头，另手搂上情报官的腰肢，她能感受到对方僵硬的身体，随即露出狡黠的笑容。

“阿赫莱妮，你想做什么？”

“不要玷污那双纯洁的眼瞳  
你我二人 坦诚相见 - ♪”

菲林并未回答他，只是自顾自地接着节拍唱下去。她的舞步亦未停歇，灵巧的，

宛若云兽。只不过此时此刻她正闭上眼，纯粹地享受这一刻。她既没有带魔术单元，身上也没地方隐藏暗器，这点情报官在她出门之后便确认过了。她身上穿着的礼裙是她刚入学时正流行的款式，但这款太过朴素，反而不受贵族小姐们的喜爱。当年她选择的是更为花哨的另一款，在舞会上大放异彩，又因举止得当，舞步优美，深受贵族们青睐。情报官正在犹豫是否要陪她继续玩下去时，已经被女主演带上舞台。她的手指从肩头握向脖颈，情报官迅速抽出挂在腿上的匕首抵在她腰后，女主演完全忽视掉对方不友好的动作，面不改色地调笑，“阁下，只用一只手，会跟不上舞步的。”

呼吸、心跳，这一切都会随着手搭在颈边而改变，人还会下意识做出一些小动作暴露本心。阿赫莱妮只是微垂眼帘，视线在两人之间飘忽不定。她自然地握上他的手，仿若那里没有匕首，与他继续舞蹈，哼唱流行歌曲。

“来吧 就这样抬起脚后跟  
光着脚起舞不必在意跳错舞步 - ♪”

情报官此时此刻才抬起头对上她的视线，观察她那双如无瑕宝玉的眼眸。阿赫莱妮眼中笑意更甚，她的耳饰在舞台聚光灯的照耀下更加刺目，手也从脖颈移向后背，顺着脊骨一路来到腰肢。指掌相握，另手搂住彼此腰部，更快节奏的舞步来了。他们在舞台上轻快地踏步向前，裙摆带起阵阵微风使得它如花般绽开。鼻息交融，女主演身上的香水味道能够清楚地嗅到，这不禁让他想到了凯普莱特家族庭院鲜花的芬芳。菲林在舞步交错之间凑至他的耳畔，“你的心跳很快，害羞了吗？”



他愣了一下，身为情报官总是隐藏自身的瓦伊凡从没想到这点细微的变化也被对方瞧去。心脏在胸腔富有节奏地跳动，扑通、扑通。他望向与平常大相径庭的间谍小姐，一时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对方。谎言在他们面前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拆穿，因为他们本就是编织谎话的蜘蛛，不断吐出丝线，缠绕成网捕捉猎物。他的计划被打乱，这种感觉说不上很好，但也不算上太坏。拼图总会有放错位置的时候，好在这个微小的错误并不致命……

真的并不致命吗？

“只是担心会不会踩到你的脚。”

阿赫莱妮听完放声大笑起来，她看上去心情更好了，毕竟她很少会露出这种表情。菲林的手指将他的腰搂得更紧，飞速地随着节拍连转三圈，她的眼瞳猛地收缩，这不是被圈养的云兽会露出的眼神。情报官张嘴想为自己争辩什么，他的唇微微张开，喉咙里一个音节也无法发出。阿赫莱妮，究竟假面之下什么模样才是你的本我？女孩踩着猫步离开他，他们的手依旧相牵，只不过这一次，是她微微躬身行礼。舞曲结束。

“下次就不会再用这种身份来见你了。”情报官收回手，翻身跃下舞台用粗壮的尾巴卷起公文包向外走去。女主演站在台上始终注视着他的背影，“是吗？那我可要好好地期待一下了，下次在晚宴上不要被我拉去跳舞时还穿得这么不解风情。”他抿紧唇瓣。为了研究如何成为某些人，他当然读过那些时尚杂志。只不过这种也被下意识地划为拼图的碎片，他在用碎片拼凑一个表象，仅此而已。难道这

一块不该放在这里？他抬起胳膊准备确认衣服哪里不妥帖，却嗅到了阿赫莱妮身上的香水味道。

情报官去定了一身衣服，店主是军方的人，同时也为各个贵族定制在晚宴上的礼服。他在一排衣架前仔细观察衣料以及服装款式，以此判定它们的主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店主正有条不紊地用熨斗将衣服熨妥帖，他就像是找点话闲聊，率先开口，“对了，阿赫莱妮小姐也说要给你定做一件衣服，已经做好了，不过她报上来的尺寸意外地合适。我猜就你俩也不可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拿尺子量吧？”

“……什么时候的事情？”

“上个礼拜天晚上。那天晚上下了好大的雨，阿赫莱妮小姐穿的白长裙。那款式，好几年之前流行的了。我是没想到还有人穿这种款的裙子，不过她穿还挺合适的。她就这样撑伞从雨中来了，跟我说了几个尺寸，穿不穿得上不要紧，只管做就是。对了，衣服的款式也是她选的，阿赫莱妮小姐对时尚潮流还挺在行的。没想到是给你做的。”

“她人呢？”情报官显然有些坐不住，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完全被那只菲林戏耍。而后又觉得自己表露出太多感情有些心急，又扭开头不去看店主。店主挑了挑眉，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将熨好的衣服递给他。“来看了一次成衣，觉得很满意，说让我转交给你。去试试呗，她自己都说了尺寸不一定准，谁知道她哪来的尺寸。”

谁知道她哪来的尺寸？情报官当然知道。他们跳舞时手在彼此身上搭了那么久，



她的手从颈边到肩头，从后背到腰肢。她的手抚过他的指掌，他的小臂，他的胸膛。她在享受跳舞的同时，将这些情报全部收集，再以另一种形式传递给他。情报官对着镜子，脱掉外套，缓缓解开衬衣纽扣。他审视着镜中的自我，审视着被阿赫莱妮的手抚摸过的每一部分。他保持沉默，将间谍小姐替他定做的衣服换好。尺寸正合

适，比他想象中要好太多。情报官没由来地想起阿赫莱妮那天唱的歌，轻声哼两句。

“没错，只有舞者才能以磨损殆尽的舞鞋

骄傲地回忆自己辉煌的过往 - ♪”



# 永生者死后会前往英灵殿吗

© aleph的法则

Artist  
汤罐浣熊

风眷恋着云，云却超越了时光  
时光凝聚我眼，成了瓦尔基里的悲伤  
悲伤哀婉，随之大雨倾盆  
于是大地的被褥中，开出了宇宙之花

“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凯尔希老师？”  
这便是你的徒孙，未来的第四代向我提出的问题。

不得不说，有孩子的时光真是白驹过隙，就好像他前几天还在我的怀里，还不会说“老师”两个字，而是用那稚嫩的嗓音称我为“妈妈”。而待我转过眼来，那个在石棺中诞生的婴儿便成长至这般。现在的他已不再满足于被赐予的知识，开始探究哲学，思考生死了。

每每看到这个孩子，我的心总会变得柔软起来，对他的喜爱之情是怎么也掩不住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理解我：在面对他时，我的心情总是复杂的。

他今年刚刚十二岁，但他的言谈举止已经沉稳得像个大学生了，这或许是因为他那逐渐被唤醒的大量知识，又或许是因为他在这罗德岛上亲历的战争与疾苦，而不论是因二者其一还是二者兼具，他的成熟都是他命运中的不幸带来的结果。

看到它早熟的眼神，看到他年轻如此便已能担任岛内要职，相比于对他成长自豪与欣慰，我的心中更多是酸楚——对他那坎坷童年的自责与痛心，对他那已定未来的无奈与担忧。

同我们一样，永生与复活早已为他身为引航者的生涯铺好了路，但也因此，他的未来早已成了定局：在容颜定格在十八岁时，他也将和我们一样开启万年的羁旅，那时与他相伴的便只有所谓引导文明发展的远大目标，以及那鸩酒般愈发浓烈的孤独与离别之苦——这是长生者的宿命，这也是我们的人生。

他本应像普通人一样，有着自己短暂却充满幸福的人生，但现在他竟只能走我们的老路，走向那无底的深渊，被那不死的魔咒折磨至彻底崩溃，被那不公的命运卷入争斗的漩涡中。而身为老师的我却只能止于预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痛苦地度过数万年。

说实话，我从未如此情绪化过。果真和他们说的一样，我在遇见他之后便不再那样冷漠，心变得柔软了起来，有时候就像现在这样感情有较大的起伏。不过，正是因为这个孩子，我对那伟大而温柔的先贤又多了一些理解和共情。

“你对其感到恐惧吗？”

我明知故问，他的答案自然是否认的。

“不会……于我们而言，反而是永生更令人恐惧吧。”

是呢。

让人在充满希望时死去，和让人在绝望中永远存在，究竟哪种更令人痛苦，哪种更令人感到抓狂呢？

“就像是……”

“普瑞赛斯。”

他抢答道，说出了你伟大的老师的名字。

对于普瑞赛斯，想必你比我更了解她，毕竟我未曾见过她本人。但不容否认的是，她度过了漫长的，艰辛的一生。

在那曾经极盛的，被源石的风暴沦为荒墟的大地上，比漫天黄沙繁多的是孤独，而比鲜活生命稀少的便是希望。

普瑞赛斯独自一人留在了那废土上，利用石棺成为了“神明”的神明，将控制与压抑巨兽的力量刻在了心脏上，写在了

血液中，借它们的手动用那双刃的源石，让地衣攀附上裸岩，让黄沙凝结成泥土。

她是伟大的，她是这片大地的现今与未来的奠基者。但不容忽略的是，她也是脆弱的，她也无时无刻不因她的使命而在无边的痛苦中徘徊着。

排除裹挟着沙砾的气流刮过耳边的声响，普瑞赛斯的世界便只剩死寂。白日直射阳光的炙烤让她苦不堪言，夜晚无边的黑暗让她充满不安。孤独感会爬上她的后背，刺入她的肉体，压迫着她的内心，让她多次发现活着是多么痛苦的事。

而不仅仅是对于她，于我们而言，死亡和重生的间隔是最甘美的，是最令人向往的。

在短暂的疼痛后，我们便好似坠入了深海。温暖而柔软的海水包覆着我们的肢体，抚摸着我们的肌肤，就好像自己回到了襁褓之中，舒适而又令人心安。或许他人在尚有意识时会因失去一切而痛苦，但讽刺至极的是，一无所有的我们又不能被夺走什么呢？

然而，意识弥留的时间只有几秒钟，而时间感会随之一齐逝去。在一瞬之后，我们便会在培养液中醒来，同时发现一切都偏离了原本的轨迹。

百年间，水源会再次被辐射污染，绿洲会再次凋落成荒漠，而苦心创造的生物也只剩下巨大的骨架——一切都要从百年，甚至万年之前重新开始。

命运让那被阳光炙烤的人瞥见静谧的





夜晚，而后却将其再次拉回“光明”中，这是如此的扭曲，如此的病态，就好像是居心叵测者有意为之的一样。

但略微能给人些安慰的是，待第二代引航者的身体与精神质量达标，可在自己的石棺中复活时，普瑞赛斯便有权限关闭自己的程序，而后何去何从便是她自己的自由了。

兴许和普瑞赛斯的一样，我的计划便是将下一代养大成人后直接撒手人寰，毕竟那短暂疼痛后的永恒安宁一直是我苟活的信念，甚至在将这孩子带回舰内后也是。

但这一切，在那一声“妈妈”之后便不复存在了……

“妈妈”，多么美妙的词汇，即使只是“老师”的替代品，但在第一次被赋予如此身份时，我的心还是像入春一般温暖了起来。说起来，我知道现在还对他改口这件事有些后悔，无法理解为何当初的自己要把所谓血缘看得这么重。

我一开始想要否认，毕竟我们最多是师徒关系，而究其根本，是逐渐升腾的幸福感开始侵蚀我求死的心，让我原本的希望逐渐化为灰烬。但在几秒后，新的希望逐渐占据主导，柔和与温暖充斥着我的心，让我终于不能自己，时隔数千年再度哭泣了起来。

我归根结底是医生，是引航者，拯救每个处于病痛中的人乃至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使命，是我所义不容辞的。

而我的内心并不完全由铁石构成，在无人之夜，我时常会询问：

“在拯救了这个世界后，谁来拯救我

呢？”

听起来实在是几分懦弱，几分令人耻笑，但每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心中便有两股苦水升腾，冲击着我的思维和理智。如果你能看到这一幕的话，如果你还在，我能亲口向你倾诉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不会过多责怪我，毕竟你一直以来都是个温柔的人……

而相信你也可以想到，当时被我抱在怀中的便是我得出的答案。而对于孤军奋战上万年的普瑞赛斯来说，这一切定是深沉千倍百倍。即使你没有流着她的血，但就像我和这少年一样，你就是她的孩子，她的挚爱，她最伟大的成果。

从小培养一个孩子绝对是十分治愈的。看着他第一次在繁茂的草地上奔跑，听到他第一次开口说话，回答他向自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发现他开始思考属于自己的哲学……每每回想起这些，我总是感动不已，就像在宣告先前的痛苦与艰辛都值得，都是为现今幸福做的铺垫。

然而，和寻常的母亲一样，我也不禁担心起了孩子的未来，尤其是在他五岁的那年，在他看到“姐姐”的尸体时。

“姐姐”是个温柔的年轻人，虽然多少毛躁了点，但办公方面还是无可挑剔的。同时，她也是个爱孩子的人，在我工作繁忙时，“姐姐”总是悉心照顾他，和他做读绘本一类简单但“妈妈”做不到的事情。可以说，如果没有她，这孩子的童年就真的残缺不全了。

我对她充满了信任和感激，而她也为了回应我毫无保留地奉献着自己，为的便是我们那共同的梦，那彻底克服掌控源石



的梦。

然而，正是这么好的人，竟在战场上被榴弹击中，半截身躯就像沸水一样化为蒸汽，遗体染红了白色的布料，残缺的肢体暴露在了那孩子的眼前。

或许是我的情绪让我不再理智，我有些无理取闹地将没看住孩子的人训斥了一顿，而那一席话，或多或少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对没有负起责任的失望，对没能保护好他的愤怒。

处理完大小的事项后已是后半夜，期间他异常冷静地辅助着我，毫无差错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回到家后，那孩子的悲伤还是突破了内心的封锁，终于让他放声大哭了起来。

他在我怀中颤抖着，的泪水浸湿了我的衣服，那红肿的眼睛让我的内心不可能平静下来。“姐姐”的名字带着哭腔传入我的耳膜，仿佛击穿了我的天空，让我也险些不能自己。

他的每一声啜泣都像是对我的责备，每一滴眼泪都在斥责我的无能，斥责我的失职，斥责我让这五岁的孩子去承受如此的痛苦，面对外人时还主动压抑自己的内心，将感情封在平静的外表之下。

而与此同时，我也绝望地发现：这于他而言只是第一次。在这之后，类似的甚至更为夸张的生死离别将不断发生，无数美好而令人留恋的都会在某个瞬间离他而去。

在这寿命普遍短暂的世界，时间的利

刃和他人的地狱会一直觊觎着他所珍视的一切，让他最终只得在人群孑然一身。而在这期间，我只是一个旁观者，纵使比他多出几万年的阅历，我也对这令人发指的一切无能为力，只能用自己并不宽厚的臂弯将他揽入怀中。

有时我切身感到，做好一个母亲是如此艰难，就像此时面对在我怀中恸哭的孩子，的我连一句安慰的话也要想上半天，就好像没有知识的文盲，词汇量匮乏至此，能想到的话语无论怎样都不能抚平他的伤痛。

我知道，无论如何，沉默都是最错误的答案，而无意间，我终于选择了最有效，最高明的一句：

“别怕，有老师在……”

有老师在，你便不会受伤。

有老师在，你便不必恐惧。

有老师在，你便有一个地方可以依偎，可以像这样放声哭泣……

我选择了最简单的一句话，而正因其简单，其中的意义才可以被无限扩大。

而正是这句话，成功安抚了我那痛苦着的孩子。

那时，他的哭声减缓了。

那时，他拥抱我的力量逐渐提高，甚至让我的肋骨有些疼痛。

泪水和身体的温度传达了过来，让我感到有何物解冻了，融化了。

那时，我深刻领悟到了一件事：

我要活下去。

在抛弃身为领航者的责任后，我最新的使命便是继续活下去，让一颗古老的灵魂继续发光发热。

不论我经历过怎样的痛苦，不论我还将要遭受怎样的磨难，不论现在的我是否因感情而变得脆弱，我都必须要活下去，和我怀中的孩子一起活下去，去用自己的存在告诉他：就算世界崩塌，就算文明寂灭，我也永远会站在他身后，支持着他，祝福着他。

我应该像普瑞赛斯一样，为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挚爱抛弃自己的死，和他一同面对那充满未知的未来，和他一起履行自己的使命。

和我所承诺的一样，我陪伴着他走到了今天，和他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着。而每个难以入眠的夜晚后，我都会和他站上罗德岛的天台——早晨初生的太阳永远是最壮丽的。

不出一会，黑暗的天空便会被箭矢般的金色打破，随即太阳再次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光芒会照亮整片大地，会照亮罗德岛上的两人。

第一次看到日出的他终于破涕为笑了……我果然还是喜欢看笑着的样子，如此可爱，如此令人感慨，如此让人充满

希望。

站在晨光中的我总能看到未来——看到他建立属于自己的伟业，看到他的名字传遍整片大地；看着他遇到那长生的佳人，在我的祝福下喜结连理；看到他历尽沧桑后成了养父，将他的下一代揽入怀中，感受我们当年感受过的震撼。

我想要亲眼见证这一切，想要陪伴他去走剩下的路，想要成为他所能够依靠的力量，就像普瑞赛斯和你一起发掘这移动城市一样。

间隔一代的我们在不同时间处在了相同的地方，感受着阳光驱散夜晚的恶寒与黑暗。面对成长着的希望，曾经那一心求死的博学之人站在自己的学生身边，打算和他一起活下去。

我们的双手在朝阳下紧握着，一方经时光磨砺下却未见苍老，而另一方则随着年月不断成长着，愈发粗糙，愈发有力，愈发稳重。

“是啊，人的本质还是不想死的，因此人只要有物质和希望就能活下去。

“那么，在充满希望时不得不死去，也是一种痛苦吧……”

谈及生死，我们间的气氛不可避免地沉重了下来，更何况是谈论那为你而死的伟人。

普瑞赛斯和我一样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但可惜的是，一场意外让这一切化为了虚浮的泡影。



你在二十岁那年患上了绝症——巨兽不满于领航者的控制，抓住了普瑞赛斯所设机制的缺陷。他们的阴谋聚焦于你那孱弱的身躯，聚焦在了普瑞赛斯的弱点上。

起初你只是头痛和发烧，普瑞赛斯并没有太过担心，但之后你便咳出了鲜血，在石棺中昏迷了数月。

看着因石棺的治疗不堪重负的你，普瑞赛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就要，也该走到尽头了——否则，你便会处于死亡与重生的循环中，直到整个星球的资源耗尽为止。

她要将自己的心脏彻底献给你，她要将自己的存在毫无保留地送给她的学生，她的孩子。

求死之人因自己的后人选择活下去，而如今那想要存活的人却也要因他而死，我们命运似乎永远是这样扭曲，这样病态。

就像往常一样，那天她扶你躺入了石棺中。而让你的倦意褪去的除了机器发动前响起的警报，还有普瑞赛斯那不舍却依旧温柔如水的笑容。

你意识到了什么，但你病变的喉咙让你无法发声，虚弱的肢体让你连起身都做不到，让你只能瞪大双眼看着普瑞赛斯打开了手术程序。

她并没有和你商议此事，因为她知道，你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想必你当时肯定拼命挣扎着，想要从石棺中爬出，想要打破命运的囚笼，但事

与愿违，大量的体力消耗让你的眼前愈发模糊，让你更加难以支撑那早已支离破碎的身体。

只见普瑞赛斯输入了最后的指令，安详而舒缓地向你走来，就像那坦然面对命运的圣人，而她唯一的门徒此刻的痛苦能够没过那十二人的悲哀。

然而，在临行时，普瑞赛斯握住了你的手，说出了让你难以置信的话语：

她说，这是她生命的终结，但她却永远不会消逝——

她会前往星空外的云端，前往那文明的尽头。

那里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荒地太阳的曝晒，没有沙漠夜晚的苦寒。

在那里能俯瞰整个世界，探查每一处细节，追溯一段历史。

她说，无论你是光鲜亮丽还是狼狈不堪，她都会默默地注视着你，祝福着你。

她说，她永远会等待着你，等待着你们的重聚，与先贤们一起在那远方注视着这片复苏的大地。

就算海洋沸腾，大气消失。

就算卫星坠入重力的漩涡。

就算太阳凶恶地膨胀，无情地吃掉它的孩子直到万籁俱寂。

你们同样能再会，在那黑暗与星光并存之处，在那没有痛苦，没有悲伤的地方。

“不许忘记我。”

这最后一句话结束时，麻醉剂的作用让你逐渐无力，你没能推开那厚重的舱盖，在恩师兼养母的注视下沉睡了过去。

待一切准备妥当，石棺内恢复了原本的寂静，寂静得就像只有普瑞赛斯一个人一样，就像这二十年只是一个梦，一个美好而又残酷的梦，待她醒来之后还要继续面对那令她崩溃的现实，在求死和无法死亡的矛盾中徘徊。

我不清楚，在历经这梦一般的时光后，她是否会畏惧死亡，畏惧其带来的失去，畏惧着不能与她挚爱的孩子相伴，不能再看见你的笑容和你那刚刚褪去青涩的容颜。或许在你彻底昏迷后，她会躲在角落里默默哭泣，咒骂这令人发指的不公命运，拼命而徒劳地思考着所谓的万全之计。但最后，就像她在二十年前放弃自己的死一样，普瑞赛斯为了她的挚爱献出了自己的生，让那凶恶的神明自本能屈服于你。

普瑞赛斯的肉体消散了，但你坚信，她并没有灭亡。也许，她的意识真的上传到了云端，她真的注视着你在悲伤后走出了石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看着一个白发的菲林女性成为了她的徒孙，与你共度了一段欢乐的时光。

“是啊……这是最让人惋惜的。”

“不过，她也成功地为下一代开创了精彩且波澜壮阔的未来。”

谈论完普瑞赛斯，我又不禁想起了你，想起了我和你的种种往事。

和普瑞赛斯一样，出于职责，在将我唤醒后，你便成为了我的老师，引导着我的成长，让我成为了有感情与灵魂的真正的人。

相比于“老师”和“养父”这种充满距离感的称呼，我们的关系倒更像是友人，甚至在听到你一遍遍地讲着“死后会前往云端”之类毫无依据的理论时，我都会将不满与不屑溢于言表，甚至在心中调侃普瑞赛斯是不是有着守护餐桌的职责，那样的话你便有抄袭北欧神话的嫌疑了……那时我十二岁，想来还真是有些尴尬。

同样的二十年间我们无话不谈，而我知道，你那些波澜壮阔的故事是没那么容易讲完的，就像你对恩师的祝福与怀念一样。

我至今还记得你对我讲述的往事——一个不死的军师，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度过了怎样幸福的童年，如何引导部落与国家的建立，如何让生产力蓬勃发展，如何启发人们思考艺术和哲学，以及那些宛若昙花一现，但却留下一笔惊艳的伟人们灿烂的一生。

老实说，你是不幸的，因为和性格冷淡的我不同，你是一个温柔而感性的人。然而，过度的感性正是长生者的大忌。

孤独与离别永远是寿命论绕不开的话题，其带来的痛苦随岁月积攒而愈发沉重，甚至高过死亡带来的恐惧。



而我想，属于我们两人的幸运，想必便是你遇到了师娘吧。

她是炎国贵族的长女，容貌精致，凤的血脉也可让她有上万年的寿命。她有知识，有气质，有能力，有势力，而唯一的缺点兴许就是身子骨弱，不能产子。但这也是为什么她会对我，一个与她无亲无故的菲林孩子疼爱有加，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或许在我刚开始说话时也曾称她为母亲，在幼年也曾她的怀中哭泣过吧。

在你们的呵护下，我度过了相较安稳的十八年。站在炎国山峰上的我可以看到世间的一切，身临其境时也就多了几分从容，而在我投身其中之前，我的行李中多了几件你和师娘做的衣服。

每当我感到痛苦时，想起还有一个温柔的人在挂念着你，在等待着我，便感觉所经历的苦难全部都值得，一切都还有希望。但我们都清楚，身世与血脉总会为我们的安宁带来隐患。

而在不幸的最终，我们所视若珍宝的安宁也终于被夺走了。

控制巨兽的力量让几乎所有人都觊觎你的血液，因此便有了歹人设计引虎归山的计谋——我那柔弱的师娘与她年迈的父母挡不住歹人的攻势，惨死在了府中。

而他们严重低估了你的战斗力，在我闻讯赶到时，那里便只余破碎的木片，几具残缺的尸体和被血液淋透的你了。在极度的悲痛下，当时的你并没有哭泣，甚至连悲伤的表情都没有，而你的眼中早已没

有了光，散发着我不曾见过的，令我浑身一震的恶寒。

他们杀死的不仅仅是你的妻子和你的家庭，更是你那最后的良知，是你最后的希望，是那无尽孤苦与辛酸以及其转化出的无尽杀意的封印。

于一天才的军师而言，找到此事的主谋于你而言绝非难事，几天后，一颗人头出现在了她的寝室里。你拿起了妻子的佩剑孤身一人闯入了仇敌的堡垒中，用岳父传授给你的技艺开出了一条血路，将那躲藏的贵族生擒，并用极刑让他惨死在了你的手下。

当附有源石技艺的刀刃刺入那歹人的皮肤，剝下其血肉，令其发出响彻整个房间的哀嚎时，你的心中定没有一丝恐惧和罪恶感，反而是在离奇的平静中感受到一丝愉悦，就像是在房间中打开留声机，躺在床上听一段优雅的歌剧一样。

和酒精以及麻醉药品一样，麻痹神经，能让人短暂脱离现实的事物是最令人上瘾的。而对于那颗因创伤而早已扭曲的心而言，血液与生命流逝的画面便是最好的止痛剂。

但这一切还不够，你需要更多的刺激，需要更有效的方式来毁灭更多的生命。

你的眼光看向了战争，看向了急需一场血肉横飞的大战的卡兹戴尔，看向了那最适合你展示军事才能的舞台，好像饥渴了数天的狼看见了一头肥美的猎物，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场绞肉机一般的纷争。你带着你的组织与王庭合作，并用圣经中那

通往天堂之塔为名以作美化，开始了那最为黑暗的百年。

于存在万年之上的你而言，这个世界只是一盘棋，甚至还要简单，每个人的死亡都可能只是微小的一步，就连你自己也可以作为一颗棋子被使用和牺牲。从设计陷害一名与你不和的贵族，到让一座繁荣的城市化作历史上最大的绞肉机，在你那无尽的知识与举世无双的指挥能力下都不在话下。在几场大获全胜的战役后，你那古老的战术征服了所有人，让你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女王的心腹。

卡兹戴尔从未如此强盛过，但萨卡兹这一族群也从未如此令人生畏，令人憎恶过。当恶魔的军靴声在远处响起时，整个城市就仿佛处于恶灵的注视下，他与此距离甚远，但却好似站在每个人的身后。

虽然这一切为一个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昌盛，但这一切也只是一个野心家满足自身欲望的副产物罢了。即使与自己的师长为敌是极令我心痛的，但我心里清楚，终止这一切便是引航者的责任，便是我的责任。

我拿起了那源石技艺凝结成的剑，将剑锋指向了萨卡兹的部队。你肯定记得，霎时间，高塔术士的魔法划破天空，高卢炮兵的火器齐声轰鸣，巨大的甲冑喷射灼热的空气，率先向那滚滚而来的黑云发起冲锋。

三大军事强国的先锋精锐集结联合，以高涨的气势和绝对的实力冲向了卡兹戴尔，如飓风般席卷过了这片早已被血液染黑的土地，纵使那魔王亲自踏上战场也并

不能改变这场战争的结果。但与“巴别塔的恶灵”站在对立面，与自己的老师针锋相对，即使有碾压对方的兵力，我的胜算仍在五成以下。

不过我没有想到的是，你的指挥竟然也会有失误的时候，巨大的低级错误让我有了可乘之机，让这场战役的胜利彻底偏向了我方。

破碎的肢体掩盖了大地，腐坏的血液渗入了泥土。在一番血战后，我终于将那魔王斩首，杀到了你的面前，准备将你打晕生擒，或是直接割断你的喉咙，将你封印在石棺中至少几百年。

但或许是疲劳让我的神经开始衰弱，又或者是面前的你让我的情感产生了波澜，我没有注意到背后的温迪戈，在你面前被洞穿身体倒在了地上。

魔王的死已经宣告了你的失败，野心勃勃的萨卡兹族群也遭到了重创，我的再一次消亡便并不会太多影响。只不过，在意识尚清晰时脖颈的肌肉和骨骼被硬生生扯断，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离自己而去，头颅被插在坚硬的木棍上示众，实在是极其痛苦的死法。

我不知第一次历经如此惨败的你会有何举动，是重振军队卷土重来，还是用派出杀手这种下三滥的手法，亦或是主动求和，希望我加入你的行列。我更不理解为何在你身上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让当时不过三十余岁的我可以打赢这场战争。

但最后，那巨大的转折在我心中刻下了一道伤痕，让我此生都不可能忘记。



百年之后，待我再度从石棺中苏醒时，迎接我的却是女王的专机和早已在巴别塔等候多时的你。

当时的你你早已形似一具行尸走肉了。惨白的面上没有一丝血色，凹陷的眼窝形成了阴影，黑色素聚集在你的眼袋下方。当时的你似乎很久没有整理胡须了，那邋遢的形象与我印象中的你大相径庭。但与之相比，最令我难忘的，还是你那糅合了喜悦，无奈与无尽愧疚的表情——那个被你硬挤出来的，十分难看的，让我心酸不已的笑容。

从见到你的神态的那一刻起，我便明白了一切——那病态的血性下隐藏着的，是一个独自躲在角落里哭泣的人。

你无法真正地投身到满足自身上，但你的欲望仍然压制了你的理性。你身处在善恶两个极端的夹缝中，这是最可悲的，这是最致命的。

你说，你在百年间从未停止过责备自己，每次闭上眼睛，都会再次来到那血染的战场上，看着与自己相识万年的学生将刃锋刺向自己，而后惨死在自己的面前。震惊，沉痛与悔恨在你脑中循环着，像痛斥罪行的天使，又像折磨肉体的恶魔。

你说，你梦中的爱人和你一样批判了你的所做所为，而后对你那憔悴不堪的外表感到心痛。而你在云端那金碧辉煌的大厅中见到了普瑞赛斯，看着她为你痛苦的一生流下泪水，而后无力地放你坠落回了人间。

我在你的话语中感受不到一丝生气，

一丝想要活下去的愿望。我面前陷入绝望的老师让身为学生的我也痛心不已。

越是强大，越是脆弱。

甲冑越是坚硬，其下的肉体便越是柔软。

正如被杀戮和残暴所掩盖保护的那早已被暴君般的命运扭曲得不像样的心，貌似早已化为铁石，但血与泪却无时无刻不在渗出流淌着。

而你请我来到这罗德岛的目的是我从未想到的——你要求我彻底杀死你，且不要让你以任何形式存于人间。

百年的时光可以改变很多事情，萨卡兹这一族群逐渐理解了我的初衷，和你一样开始了反思，终于认清了那恶毒的野心和虚伪的正义。但这一切并不存在于平民百姓中，彻底改变他们的看法还需要我们的一场戏：

一部刺客杀死刽子手，将他的罪行公布于众的剧本。

在这百年之内，你将自己的军事知识与指挥逻辑载入了 PRTS 中，让代理指挥系统可以完美替代你的位置。在百般不舍中，王庭最后同意了你的决断与计划，让你回到了你的出生地，关闭了那复活的程序，终于有机会去选择自己的未来。

你的意图不难理解——你想要为我找一个借口，以便让我留在这里，为我提供更好平台的同时，也不必再颠沛流离下去。

你希望我能一个可以停下休息片刻，整理思路，或者锁上门发泄情绪的地方——

你希望我能有一个家。

尽管其动机更为复杂，你最终也和普瑞赛斯一样，用生命来奠定了自己学生的未来。而正因如此，面对那冰冷而沉重的铤械，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你将一把左轮和子弹放到我的面前，而后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了，没有给我劝你留下的机会，也没有为自己留下反悔的余地。不知，那天晚上的你是否和我一样，在不安中无法入眠。

那是一个阴沉的雨天，或许是受潮气的影响，我感到我的行动受阻，仿佛有无形之力拼命地将我向后拉去。王庭的领导者们面色凝重，不仅是因为对那为他们开创了现今与未来的人的留恋，更是因为那对一个被造化逼迫成了如今样子的良善之人的惋惜与哀伤。

在绝对的肃穆下，在女王准许之后，我上好了六颗子弹，打开门走入了雨中。

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流过了我的脸庞，雾气让我无法看清眼前那将由我来杀死的可怜之人。那把手枪不知为何竟是如此的沉重，沉重到即使我双手紧握也无法端稳，沉重到那做过千万场外科手术的手竟不住地颤抖起来。

只见那模糊的漆黑身影处闪出了寒光，缓慢而犹豫不决地上升，最后将火舌喷出枪膛。子弹飞过我的耳边，击下了几

缕头发，令其被积水冲走。

我从情绪中清醒过来，视野因紧张与惊吓而变得清晰，让我可以看见你的脸，看见你面上的表情：那是一种安详与放松，其中夹杂着我在孩提时最为熟悉的温暖与慈祥，像是在安慰，像是在劝导，像是一个父亲在告诉自己的孩子：淋雨会让你感冒的，所以尽快回去吧。

当时的我真想将枪口对准自己，或是夹杂着我从未用过的粗口大骂你一顿：相比于对那副亲切而令人怀念的面孔开枪，饮弹自尽与我而言绝对要简单得多。

我用枪声代替我歇斯底里的哭喊和怒吼，失去理智似的胡乱地射击着，就像在家长面前哭闹的小孩子，想要发泄，又想要逃离。六发子弹没有一颗命中，而我早已听不见那弹鼓空转的声音了。

撞针击发底火的声音几乎与弹头撞击地面的声音同时发出，让我的耳膜有些刺痛。刚才的温暖变成了一种严肃冰冷，和逐渐被雨水打湿的衣服一样让我打了个寒战。

那是对我的责任的提醒，提醒我去面对眼前的现实，提醒我让眼前的恶灵遭到应有报应，提醒我作为领航者不应因私人情感变得优柔寡断。

手中的左轮似乎开始进水生锈，让我逐渐无法支撑起其重量，只得无力地将其放下。

此时，枪声再次响起，精准地擦过鬓角，划破了我的皮肤，残留着火药燃烧的



炽热，让流过的雨水带来的疼痛感大幅加剧。

痛楚让我开始与你感同身受，让我重新意识到你所经历的苦难，其就像永不愈合的伤口一样，让你无时无刻不处于绝望之中。温热的液体不断地流出，划过脸颊，滴在地面上，融入雨水中。我眼前的世界再次朦胧起来，就好像你已经消失了，只留我一个人站在大雨中。

我记得我们也算是有过一个家，有过一个你和师娘都在的地方，有过一个可以为我提供温暖，解答我的疑惑，包容我的脆弱的地方。而命运连那朴素的一隅也没有为我们留下，竟让那对师生像现在这样以火器对峙着，让二人都在痛苦中挣扎着。

我从未感到过如此寒冷，就像处于乌萨斯的北境，手指早已因低温不能屈伸，扣下扳机要废很大的力气。

但在那之后，我看见你将右手举向天空，将第四、五发子弹射到了阴云当中，射向了几个小时后星空所在的地方。

那便是你口中的“云端”，我口中的“英灵殿”所在的地方。

啊……

是啊。

你的肉体将要溃散，但你并不会灭亡。

你会前往星空外的云端。你会与那最爱你的普瑞赛斯相会，与她畅谈你在地上的所见所闻。

你会在那没有痛苦的地方默默注视着我，注视着我走完属于自己的路，拥有自己的后代，完成自己的使命。

你将了结你在人间的苦难，在爱徒的子弹下得到这万年换来的安宁与幸福。

倒也讽刺……这我一向不屑的言论，竟在如今成了我最大的安慰，其美好让我不得不去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就像相信圣诞老人会为自己投下礼物的小孩子一样。

雨逐渐变小了，在你的身后甚至可以看到那尚未落下的太阳，它从阴云中挣脱，重新染红了天际。金属反射着夕阳的光，令这冰冷的一幕和你的本心一样温暖而温柔起来。

我能看到雨水流经你沧桑的脸，不知其中混着的泪水是本能最后的挣扎，还是终于能魂归寂静的喜悦与感慨。在最后的时刻，你将最后的一颗子弹取出扔给了我，将你所剩下的毫无保留地送给了我。

我想要说些什么，兴许是不希望我们的离别太过沉重，不希望你往生的开始太过伤感。

最后，我半开玩笑半认真似的说道：

“你会等我吗？”

你会等我吗？你会在那里注视着我吗？待我终于进入永眠时，你会第一个来迎接我吗……

就和几千年前一样，就和我们还在那

个屋檐下一样，那个菲林女孩子向自己的老师提出了问题，睁大眼睛等待着他的回答。

你明显楞了一下，而后便复杂地笑了。兴许你也没有想到平日那冷漠的学生会如此向你提问，会将悲伤与祝福融入话语中直接吐露出来。

你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只不过和普瑞赛斯那深情的告白不同，简短精辟，而又让人永生难忘。

“我会等你来做瓦尔基里的，孩子。”

不愧是你，最后哑口无言的道成了我。你也终于承认那理论有抄袭的嫌疑了。

我们在雨中放声大笑着，笑此刻命运的无能，笑此时死亡的无力，或许也因再次听到那声亲切“孩子”而感到喜悦，感到无比怀念。

最后，在雨停下之前，我最后一次举起手来，将枪口对准你。

“不许忘记我。”

在最后的几秒，你带着微笑向我说道，即使我没有听清楚，但当时你的口型是不会错的。而我本应说的“永远不会”四个字则再次被我融入了火药之中，随着爆裂声宣告给了所有人。

那颗子弹终于穿透了你的心脏。你应声倒下，鲜血自创口中汩汩流出，融入积水，自天台边缘流到地面，渗入了你为之

奋斗一生的大地里。

你平静地闭上了眼睛，就像是一个在风沙中自行进了三天三夜，在找到归宿后终于睡着了一样，安详平和，好似充满了幸福。

各王庭的领导者冲上了我们告别的天台，或感慨你那波澜壮阔的人生，或感伤你那贯穿一生的痛苦，或因没能让你重燃希望而感到悔恨。但最后，待那场雨停下，他们都同我一起在偌大的教堂中为你祈祷，为你送上最后的祝福。

按照你的遗嘱，我们并没有让你在泥土中化为尘埃。你那天价的遗产分为了两半，一般给了我，一半用于支付保存和保护那具极富研究价值的肉体。

你死后的一切按照你的计划顺利进行着，而作为你的遗愿和政治上的需要，我受邀成为了巴别塔的一员，让萨卡兹在这片大地上重新生根。

而如今，在巴别塔完成她的使命的万年后，在名为罗德岛的制药公司中，一对师徒正在讨论死亡的意义这一深奥的问题。

“在你问我之前，想必你已经有了答案吧。”

他的性格便是这样，谈及哲学时，他会想要将我们的答案作对比。

这次，我倒也想听一听他的答案，看看这少年是怎样想的。



“我觉得，死亡和永生一样，其目的都是为了创造意义。”

令我感到惊讶是，我们的答案是相似的。

世界因死亡而具有意义，因死亡而珍贵。

像节日的烟花，像春天的花朵，像少年的青春，人们耽于其美好，并因其易逝而格外珍惜。

而在伟人的眼中，死亡可以用来换取意义，为了某个人，某个集体，甚至整个世界的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甚至放弃自己的死亡。

死亡与永生是对立的，死亡与永生又有统一之处，而永生因其可以超越死亡而令人向往，其价值又是死亡所创造的。

死亡让这片大地陷入苍白，而死亡也让这片大地生机勃勃，这是如此的微妙，如此的令人着迷。

“看来我们得到了相同的答案。”

看着眼前可爱的少年再次扩展了自己的人生哲学，我自然感到十分欣慰，十分感动。

“对此，那云端中的两位先辈肯定会很满意的。”

“云端？”

这还是我第一次向他提出这一概念，而他作为唯物主义者想必也不会相信“英

灵殿”的存在。我想，他或许也会和我一样，不屑地反驳我迷信的言论。

“那么，博士和普瑞赛斯一定正在看着我们吧。”

他说，无法证明其存在，也无法证明其不存在，那么相信与否便只是个人好恶的问题了。

“毕竟，和基督教徒眼中的天堂一样，其实是在太过美好了，美好到让所谓的证据都苍白无力。”

不知你能否能听到这句话，不知你是否对此有所感慨。

很明显，这孩子比我要温柔得多。十分抱歉曾经那么刻薄地对待你，但若我有朝一日对你细声细语起来，你也许会感到有些惊悚吧……

但是，倘若那云端真的存在，你正在其中望着我和这孩子吗？

你现在过得还好吗？与普瑞赛斯相处融洽吗？是否有见到前人类中的贤者，与他们讨论科技，继续探究那些尚未解答的哲学问题呢？

你会等待着我吗？

待我们再会，你会如何评价我的一生，以及我的死亡呢？

我会像你所说的那样，成为那“英灵殿”的瓦尔基里吗？





## 沙雪坚心

© 木场夕立

Artist  
Yumero-梦路

责编  
瑶濯

我们将遗留下来的微弱之物紧抱于怀，直面自己的失败，以勇敢的名义走过白色的海洋。

刻刀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刻刀坠落在在土坡的后面，挣扎着，痛苦地呻吟着，不停地喘气，往肺里泵入空气。白桦林的尖刺围拢着她，让她的求救声变成破碎的音节，消散在炮火，弩箭和敌人的呼喊声里。

血堵在她的喉咙，她不再口渴了，但她要溺死在乌萨斯白色的海里了。

她只能感觉到一点点，刚才那一发炮弹在她身后爆炸的冲击余波瞬间造成的伤害，灼热的弹片刺破她的血肉烧灼着她的感官，然后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她感觉一会冷一会热，她的眼眶盈满了雪花和水，交织出她人生最后一点温度，大概。

然后她听到了雪被踩破的声音，和更加吵闹但熟悉的声音。

“放轻松，放轻松刻刀！别急，别急，让我看看，看看……唉！”

她感觉自己失去知觉的右肩被扯起，套入长长的布段，然后被厚实地包裹起来，拧紧。从身体流出的血液完全浸透了它，湿湿粘粘的，很难受。她又感觉自己的右下腹部被塞进了什么东西，堵住了某个空溜溜的洞口，让她的身体不再被寒风穿过，让她晃悠悠的肠子温暖起来。。

她挣扎着拼出最后一丝力气劝身前这个人：

“快……走……”

“担架担架担架……树枝，好…好，苦艾！（乌萨斯粗口）帮我绑起来！”

刺啦——  
是衣服被撕开的声音。

“还有 200 米。”弩箭激发和短刀相接的声音从未断绝。

“我知道！……我知道。绑在这，这，好！苦艾！先把这个预防药喝了！你抬前面！低下身子！我们往那个方向走！”



刻刀被人抬了起来，略带谨慎地放到了带着褶皱的布片上。

她看到眼前的景色正在快速地向后退，而她在被上下颠着运送着，这让她涌出了一股呕吐感。

她逐渐失去知觉。

“（乌萨斯粗口）！（乌萨斯粗口）！（乌萨斯粗口）！刻刀！（乌萨斯粗口）！四月！你还在吧！”

“我在！他也在！”

“好！这群乌萨斯杂种！十秒后通讯失效，听到了吗！往 B23 撤出！往 B23 撤出！格劳克斯！”

通讯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后方大量无人机砸落的坠地声，和乌萨斯人的叫

骂声。随电磁脉冲而至的还有在枝条间爆炸升腾的药剂雾霾。她们仍旧没有脱离危险区域，炮火先兆者并不会因为这种程度的电磁脉冲就被摧毁，烟雾的阻扰也只是是一时，在激光瞄准机构恢复正常之前，她们至少要逃进下一片森林中。

“啊？！——”

“（乌萨斯粗口）！有人在放陷阱！留心脚下！”

“啊？！——”

“在那边！”

黑！可别死啊！

亚叶尽力不让自己踏空地向前快步走去。



身后传来狗的吠声。

越来越近。

箭矢从亚叶的身边急速破空而出，她没有停下脚步。

“嗷呜?!”

“博士你直接向前跑！向前跑！亚叶也是!”

卡特斯被穿着兜帽风衣的男人抛在身后，她搭箭，拉弦，撒放。

又一支箭矢破空而去

“嗷呜?!”

狗的吠叫，人的叫骂，陷阱的开合，同伴的呼叫，靴子踏过乌萨斯的泥土发出的声音，火焰的燃烧，箭矢的破空声，伤员的呻吟，这些东西对于亚叶来说并不陌生，她甚至因为熟悉这一切稍稍安心：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一定能出去的。

她与苦艾沿着大片的岩壁走着，身后的流弹险险地打在松软的泥土上，没能长成麦子和玉米。她一刻不停地计算着曲折的岩体结束的终点，试图争取多几秒回转的余地，直到引擎的轰鸣由远及近。乌萨斯军不会如此张扬，边境的小打小闹也入不了他们的法眼，锈锤不会贪恋文明的造物，聚落不会豢养无油的废铁。她的呼吸屏住了一瞬。

“轰!”

“亚叶! 亚叶!”

她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罗德岛标识的源石越野车越过小丘砸到她的面前，车门耷拉着甩开，绿色长发长锤的医师跳下车，帮她把刻刀抬到改装的担架滑轨上，嘉维尔撕开无菌纱布袋，一边给刻刀作进一步

的包扎，一边吼着：

“走！快走！亚叶你喝了抑制剂没有！在那边！自己拿一瓶！苦艾也是!”

“她的源石反应没有变化！她还没死呢!”

“我知道！（萨尔贡粗话）！我当然知道!”

“博士呢?!”

“在前头的车里……估计已经开出去了。”嘉维尔正在给刻刀身上贴上传感器，一边紧张地盯着仪器的读数。“……Stormeye 跟其他人去支援黑和格劳克斯了，他们解决完痕迹就回本舰会合。”

“苦艾你坐远一点，给，这是一次性防护衣。”

“……我没关系的——”

“穿上!”

“欸?!”

“亚叶！冷静一点!”

“……对不起，对不起苦艾，穿上好吗?”

“好……好。”

“侦察小队已抵达安全区域。”

指挥室里，凯尔希，Touch，Logos 从紧张的指挥通讯中解放出来。

“干员们，你们都出去吧，紧急情况解除了，大家做的很好。我们和博士有事情要谈。”

“征战骑士也出去吧，你在护卫感染者队伍方面做得很好，游击队方面给我们的反馈是‘只有少部分乌萨斯贵族军对感染者进行了追击，已经安顿好了大部分感染者’，至于博士的护卫，在博士作出决定的那一刻你就不用为此担责了。”

“……” 身上铠甲和制服破破烂烂地

挂在身上的扎拉克点了点头，无言地跟着其他人退了出去，然后关上了指挥室的门。

“PRTS，开启指挥室的隔绝层。”

空气的流动在这一刻开始变得迟缓，室内的声音也被放大，显示屏从无人机提供的远程视野切换到了泛着蓝光的罗德岛标识，天花板附近的长灯缓缓亮起，让三个人的面容隐没在阴影里。而交织的视线则不再游移，集中到在指挥室中央肃然站立的名义的最高指挥官身上。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理一下事件发生的顺序。”

“七个小时之前，指挥部收到了来自后方与荒野聚落处理交换事宜，以及帮助他们调整简易天灾观测仪的普罗旺斯和月禾对于边境天灾的观测结果，事实上，大片的源石雷暴云和源石龙卷正在从本舰后方逼近，我们无法在六个小时内向后方移动，所需要的源石矿和淡水资源也面临告竭。”

“在莱塔尼亚的补给遭到了当地术师仆从团的阻扰，我们已经尽量展现了罗德岛的诚意，但和当地伯爵的沟通很不愉快。”Logos 甩了甩自己的手套，似乎有些恶心。

“鉴于前方是敏感的龙门 - 乌萨斯边境地带，本舰人员研判后决定，放慢行驶速度到云团速度，一部分萨卡兹干员协助信使转移后方航线上聚落人员，处理可能跟卡兹戴尔周边人员的冲突。另一方面派遣侦察小队先行对前方突击收集信息，尽量……不要打草惊蛇。”

“由于情况紧急，我同意了您作为战地指挥官同行。”

“五个小时之前，我们收到了你们发来的地形信息，关键分布，以及观察到的乌萨斯边防军驻防点，虽然你们被边防军发现了，但你们通过一些……交换，得到了驻防军换防的时间窗口信息，以及边防军临时的放行许诺。你们也被警告不要试图救助附近的感染者。当然，这也包含着另一层信息，于是你决定，在有限时间内为当地感染者隐蔽处提供救援。”

“罗德岛本身就将救助感染者作为责任之一，你的决定无可厚非。”

“至于当地的贵族军逼近并，与感染者聚落所联络的游击队交战，并把正在提供救援的我们一同攻击并造成我方严重，伤亡。这份情报则并不是边防军所应提供的，只能说，如果你没有提前与本舰联络，你们将完全丧失获得救援的机会。”

房间里马上因为短暂的沉默冷了下来。

乌萨斯的中央军，边防军，贵族军不总是铁板一块，团结一致，那位边防军长官的傲慢是他的保护伞，而他欲言又止又吐露的只言片语本来应该是他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绳索，却被指挥者忽略过去了。这当然是他用以制衡的手段，但情报怎么使用，也是这位指挥官该思考的问题。

“聚落中被我们帮助的萨卡兹佣兵集团为我们以低价和药物所短期雇佣，护送我方人员和乌萨斯感染者撤退到边境荒野地带；而边防军与我们达成的交易则让你们有短暂的逃生通道，并在官方态度上取得正当性。”



“我们很幸运地拥有这些‘巧合’，但幸运不会每次都眷顾我们，而我们向龙门发出的停泊要请则很可能因为刚刚发生的‘事故’被驳回。”

“博士在这次任务中的交涉和指挥仍然发挥出了你的能力，但，”Touch握着她的法杖，深呼吸，“我不认为带着医护人员以及轻装小队，在政治敏感区进行大规模人员转移是明智的选择。我希望博士你对这类问题再慎重考虑一些。”

兜帽人攥紧了拳头，然后又松开，他无话可说，但他没有低垂着头，他目光灼灼，接受着质询。

“我们只是一家医药公司，我们与任何政治实体产生接触都应该小心翼翼，你已经通过多次策划行动亲身实践了这条定理。作为战地指挥官，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作为罗德岛的领导者，接下来还有更漫长的事务要你解决，你需要负起责任；我们无法处罚你，但有人因为你受到了伤害，如今的你明白这一点。”

“管理自己和干员的关系是你的义务，当然，你显然比过去的你做得更好。”

凯尔希想起了眼前这个人曾经说过的话，她缓缓开口进行总结：

“博士，我希望你在接下来用行动回应质疑。”

遮蔽的异铁幕帘层叠收起，走廊的灯光从缝隙中慵懒地挤进来重新拥抱着他，让他渐渐看清眼前三人脸上的神情。他们并没有感到失望，也没有沮丧，只是因为长时间的连续指挥神经紧绷，有些疲惫，以及事情阶段性结束的轻松。

“你还要回莱塔尼亚？”

“巫王残党的活跃造成的伤亡这阵子在增多，他们演奏的乐曲让我感到……不适。”

“你呢？”

“我要去谢拉格汲取部分雪山底植物蕴藏的法术源能，我的技艺力量有些被污染而减退。”

“我让极光护送你一程，顺便帮你打点些温室的草药……”

“那个小姑娘没事吧？”

“你的法术很有用，源石结晶化被抑制，但是她失血过多中途休克了。手术还没结束，但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那就好……”

他们轻声交谈着，交换着信息，然后向着同伴和博士告别，踏上下一段奔波的旅途。

精英干员这个头衔，意味着他们已见过太多的生死，他们比这片大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要懂得如何挽救同伴，担当责任，并且不因自身的情感而动摇。

但亚叶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

“博士！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要撤离吗！”

博士想起了她歇斯底里但仍然执行着战地医疗程序并撤退的样子，他要去找她。

亚叶正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而她身边小车上放着弃置的手术器械，几把镊子，以及几团染血的纱布，赫默的医疗无人机留置在外面为她提供协助，赫默和苏苏洛则在手术室内抢救亚叶撕开了自己右边的袖管，一边咬着布团一边为自己清理伤口，她嘶着凉气，拿起持针钳为自己缝合，她抬起头看了从走廊那一头走来的人一眼，然后又专注于缝合中。“这个不疼，

有话快——唉……有什么事吗？”

她抑制着愤怒，但手仍然在颤抖。

“我很抱歉。”博士组织着语言。

“不如说是我的错，”她似乎是找到了释放的出口，开始阐明她想吐露的话语，“我早就应该知道的，在乌萨斯的土地呆越久，被它咬碎的概率就越大。在你提出要靠这支小队帮助感染者聚落转移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有伤亡，”她有些自暴自弃，“但我们还是同意了。可能是长久以来成功带给我们的错觉吧。”

“咔嚓”她的缝线完成了。无人机给伤口泼洒上了药液。

“……我的应急指挥处理还不够好，原本…她不用受那么重的伤的，那些感染者也不用死……”

“你在说什么？”她突然抬起头。

亚叶并不是凯尔希那样的性格，她的脸上不会挂有漫长生命养成的嘲讽或者不屑，她没有对别人的轻视，这使得她的情感表达更为直接，纯粹，富有力量。此时她的脸上存有的，是纯粹的愤怒，不含悲哀，不含无奈，仅仅只有对象明确的愤怒。

“抱歉，但是，博士，你在说什么？”

她站了起来，耳朵因为强忍着愤怒而竖立。然后她走了过来，右手高高扬起。

“还不明白吗？！”

“啪！”

左脸狠狠地挨了一巴掌，很疼。

“亚叶。”

倚靠在手术室门前的黑拉住了亚叶，但亚叶没有进一步做什么的打算，她已经

脱力，刚刚缝好的伤口不能承受进一步的撕扯。黑也很清楚，她只是一边拉着亚叶，一边扶着微微下滑的她。

“别勉强。”

“……谢谢。”她重新站起，垂下头，躲过我的视线，“……之后我会自己跟凯尔希医生领处罚，现在，去做你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在这里安慰我。”

“亚叶，你去帮护送队检测源石含量吧，这里我来等着就行。”

“……麻烦你了。”

亚叶把器具车推到墙边，小声叮嘱了黑几句，然后就径直路过博士的身边从手术区离开。两个人看着她的背影随着长廊的延伸而消失，空间里又冷了下来。

“不要怪亚叶医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如果我没有那样的过去，我也会是那个样子。”

“我会等待刻刀的手术结果，一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我知道你现在有些混乱，让你去休息估计会和亚叶一样断然拒绝。”黑仍然富有条理地整理着逻辑和事务。

“陨星已经在你办公室等着你了，你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行程也很紧张，我试着帮你整理了一下，总之先让事情回到你熟悉的模式。”

平时的黑不会对行动有过多的干预，她总是沉默着完成工作，而她的战斗技巧让人忽略了她作为市长 SP 的履历。

“好，那我去了。”

博士越发感觉到沉默在此时的重要。

“博士，这是后勤部整理的物资清单。”



陨星把一张纸递过去。

办公室里，陨星仍旧帮他整理着今天本来要处理的文件，新的由信使送来的信件，还有七个小时中所派生出的各种事项的记录。

做过检查的苦艾并不用参加今天的训练，跟陨星整理的时候困得在沙发上睡着了，他的毯子正盖在她身上，她睡得正香——她还是在孩子的年纪，刻刀也是。

而博士坐在椅子上，大脑逐渐清醒，高速运转的思考回路正在推算如何消弭矛盾，做好准备。

要以罗德岛的名义跟乌萨斯官方抗辩此次行动防止贵族军反咬一口，掐灭他们再次袭击的借口；要让情报部在乌萨斯活动的干员探查乌萨斯对此事的处理，给自己留有与乌萨斯交涉的余地；要跟龙门方面交涉，申请区块停泊，恰当说明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防止外交冲突；舰体在天灾中有一定程度的受损，工程部已经列好了相关清单，需要批准；还需要整理这次行动的报告和损失到 PRTS 中枢存档……

“有黑的消息吗？”

“没有。”

“呃……我在这里能行，要不你去——”

陨星摇了摇头。

“别分心。你去医疗部只会拖慢我们的行程，给医生们压力；你也得让小亚叶自己冷静一下，小蜜莓和莱娜在跟她一起为她调整心态，PRTS 通讯终端一直开着，一有消息你就会知道。现在，你能帮上忙的就是坐在这里好好工作。”

“好吧，我听你的。”

我还能做什么？他继续思考着。

他突然想起亚叶曾经也少有的，在大家面前显露过脆弱的自己，那是从沃伦姆德回来的时候，无助而迷茫的她强撑着把自己投入工作中，但他还是目击了她在生物综合处理室，无力地哭倒在那根法杖前的样子。

博士当然去问了凯尔希，而他也得知了又一位干员，朋友离我们而去，干员名单上又一个记号被抹去，就如同陌生又熟悉的 ACE 大哥一样，反而在悠久的岁月中越来越清晰。

陷入回忆的他，再记起亚叶的痛楚，他的心与以往不同，被撕扯，被扭曲。

重新苏醒的他试图去进入名为罗德岛的他不了解的别人的生活，尝试分担干员们的苦痛，像罗德岛分担感染者的苦痛一样。

但最近，当他和干员们建立了联系，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所有字符代表的形象生动起来之后，他却变成了无法被分担苦痛的人。

是不是因为熟悉，才越发不期望不愿意别人去承受？就连死亡这样一瞬间的结果，都在他的面前展开，生长，变成可知的悲怆。

我好像，好像确实是比大多数干员要脆弱，博士这么想着——有很多干员早已亲历生死，而他们都把姓名交托到了我的手里。

他下意识地握了握手，感觉到无力。

“我们出发了。”

“尽量快些。”

舱门边，后勤干员看着莱恩哈特和断崖开着车赶向龙门方向，他们带着罗德岛的诚意，思索和信件。

戴着呼吸机和满身传感器的刻刀输着液，仪器平稳地读数，如同她平稳的呼吸，她在梦里似乎也睡得很香。

亚叶在医疗部办公室支起了小床，她没有来得及洗漱，也没有换制服，就在那睡着了，桌上的灯还没有关。

闪灵推着夜莺，小轮转动着路过每一间病房，医生们得以短暂结束白天的忙碌，而使徒在守望着黑夜的安宁。

博士已经处理好了一切，接下来只剩下等待；叙拉古的挂钟在墙上，齿轮和指针转动的声音挑动着他的想法。

Tita, tita。

漫长而难熬的等待。

亚叶被歌声从睡梦中唤醒，她做了一个长梦，梦见昨天的自己没有逃出来，她终于倒在了乌萨斯的土地上，在血泊中解脱，不用再躲藏，不用再斗争。而当她醒来，她感到一丝被自己所厌恶的惋惜。她想起昨晚自己太过疲惫睡去了，她并没有知晓刻刀手术的结果。她揉了揉眼睛，坐在床边，她渐渐明晰了她所听到的是什么。

那是阿纳萨的歌谣，那是为亡者歌唱的安魂曲。

不会的。

她剧烈地喘息起来。她挣扎着起身，嘴里干涸而难言，一路小跑着奔向手术室。她奔跑着想要抓住什么。

当然，她在经过几个拐角之后一眼就望见了躺在那里的刻刀。

她的呼吸不再紊乱。

她伸手去触碰刻刀，温热的触感宣告这个小女孩仍然活在这片大地上，源石的镰刀险之又险地从她的脖子旁擦了过去。

她向甲板走去。

阴沉的源石云已经远去，少有的澄澈的天空，和远处地平线隐约可见的炎国防御工事告诉她，龙门已近在咫尺，而乌萨斯已经远去。年轻的阿纳萨仍然唱着悠长的歌谣，而重岳似乎是刚结束晨练，背手站在一旁，轻风吹过他的衣角，他神色不渝，肃穆倾听。

亚叶站到了他的旁边，直到歌声停息。她此刻有些安心，但她也为这份安心感到可耻。重岳看了她一眼，读出了些什么。

“早上好，亚叶医师。”

“早上好，重岳先生。”

“今日之晨练已毕，我在此与截云怀缅逝者。刻刀姑娘和其他人脱离危险，应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在困苦中为难得的喜讯而欢喜，是人之本性，你也无需过于苛责自己。”

“是。但我仍然为病人的离去保持悲伤。”

“怜悯是医师本心，你是出色的医者。”

“重岳先生谬赞了。”

“而医师的眼神，我在玉门见过许多。”

“……”

“玉门疆外征伐的日子，刀光剑影，朝生暮死，一身武招拳艺，军旅漂泊，以为能护住身后之人，三人，八人，再到后来的百人，千人，万人，直到招架不了世间种种。”

“黄沙埋骨且易，断情执戟且难，离死一线越近越为轻视，时时忠告自己勿要



妄念超然，能担多少，不愧于心。”

“玉门将士中不识片字，舞刀弄棍熟练者不在少数，衔枚卧甲，便又是一场恶战。你问他们有何念想，杯酒下肚，说来也仅有老母幼儿，家中发妻，三分草庐，半亩薄田。无分何处，你们这船上，大多数人也应许是这么想的。”

亚叶明白，有些人将自己看得很轻，他们觉得，活着是为了更好地让别人活着，去做更多的事情，而死如果是有意义的，那也无妨。

这令人愤怒，刻刀冲出去而他们没有阻止她，甚至他们知道这是很合理的举动，这令她感到愤怒。

她为不能避免这种局面而愤怒，也为乌萨斯的俯视而愤怒。

但她也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她迁怒于博士。

不要去迁怒，要为所谓理所应当的死亡而感到愤怒，要为没有价值的死亡而感到愤怒，她理清了自己愤怒的原由。

“您说的是，重岳先生。”

她双手合十，驱使内心的平静，为逝者祈福，然后鞠躬离开，她还有很多事要做。

阿纳萨停止了歌唱，接过身旁重岳递来的黄沙与酒，掺在一起洒向半空，如同那飘散的无害化的源石粉尘。

“今日大哥难得有此兴致。”

“兴致？这可无从说来。”重岳看了一眼在舰岛边躺卧的令，“你我看着他们从生至死，动情会意，虽生灵万象不同，但纵身入局者何能不遭劫？”

“夕妹畏纷扰恶性而匿踪，也不忍人之哀而迁人入画，年则畏死之将袭而非死

之痛楚，只是畏存在之消失，故更喧哗每日，发声而确认自身之迹。”

“与他人的情念，倒是比一时之兴起更可捉摸。”

“大哥为人千百载，倒是寻了些看破。”

“你不也为他掬酒送别？”

“倒是失了位酒友，新酿的湖松那老鲤鱼又不爱喝。”

“这酒，难咽。”

“外事部给魏长官递上去了？”

“今早的事。”

“那怎么我还看见那位在罗德岛办事处喝茶？”

“申请是申请，喝茶是喝茶，今早茶楼林先生还多点了两笼蒸排骨。”

“那应该没问题……但是真要这么写？大早上的罗德岛那边也挺会惹麻烦的。”

“Missy，就这么写。”

“那谁出人手？近卫局？林？”

“龙门在罗德岛任职的热心市民。”

“……”

“像这样，这样，对，把腿稍微抬起来一点，疼吗？”

“……还行，能走动就行。”

“虽然外骨骼能让你走动，但不能出舰，不能奔跑，不能跳跃，明白了？”

“明白。”

“不要担心薪水，在博士的钱里面扣就是了。”

“……噗。”

“羽兽蛋肉粥你也没吃多少，吃不习惯？”

“没有，胃口不是很好，觉得不是很

饿。”

“这样啊……可是术后还是要补充营养的啊，伤脑筋……”

格劳克斯穿着她的外骨骼装备，而刻刀的双腿也穿着类似的由工程部开发的MK1型罗德岛腿部外骨骼术后康复系统。刻刀恢复得很快，也许是常年的哥伦比亚佣兵生涯让她的身体变得坚韧，也许是罗德岛医疗部的看护卓有成效，总之，从休眠中醒来的刻刀没用几天就能正常地交谈，行走了。石英则看着没吃几口的粥，苦恼着要不要去向那个看起来吊儿郎当的老鲤请教炎国特有的疗养食谱。

“行了石英，不是你做得不好吃，回头给刻刀带点夏栎姐的果脯兴许就吃的下了。”

“是个好主意，我也要吃点。”

自动门开了。

“啊，博士。”

他有些不自然。

“……刻刀，身体感觉怎么样？”

“博士，问候太多就会让人，感觉错乱了。这是我试毒多年的经验。”

“没关系，我感觉还行。”刻刀这么回答着他，展露了些许她的笑容，“大的伤口在慢慢恢复，弹片已经全部取出来了，幸好只是骨折和炸伤而已。”

“这可以说是幸运吗……不过以雇佣兵的角度来看的确没什么。”石英若有所思地说着。

“……虽然罗德岛确实有各种各样的人，不过大家还是要珍惜生命。”格劳克斯冷静地吐槽。

“当然，我还想活久点，铸铁姐给我

做的料理手册我还没全部尝试过呢。”

“不要逞强着干活，没关系的。”

“我知道，杜宾教官告诉过我们，有时候积蓄自己的力量，比立刻支援伙伴更有益。”刻刀站着试着动了动右脚。“来到罗德岛之后我就知道要听别人的话，要懂得照顾自己，因为我不是雇佣兵了，我是干员。”

“霜叶曾经也在切城为了同伴奋不顾身，铅踝叔也经常从维多利亚赶来帮我们出任务，陨星姐就更不用说了。曾经身为雇佣兵的我们已经不是孤身一人了。”

刻刀是真的这么想的。

当雇佣兵的时候，有上顿没下顿，战斗技巧无非就是增加不让敌人碰到自己的几率，但接了委托又哪里能顾得上自己的命呢？成功要拿自己的命来换，失败就会影响名声接不到委托，一样会饿死，世道就是这样。

她知道，等到了自己复仇的时点，博士不会阻止她，也不会看着她去送死，但她现在已经不惧死亡。

因为死亡就在那里，是她已经触摸过并且认知过的东西，雇佣兵对于掌握情报的东西就会有应对之法。

就像当年她知道自己感染了一样。

“总之，下次不要一个人冲出去了，大家都很担心。”

刻刀眯着眼接受着博士的抚摸，一边有些犯迷糊。

她和雇佣兵是不一样的，她知道她会得救，因此她只要相信博士就好，相信博士能把她拉回来。

她看到了死亡，她仍然走了过去。



“呃，这又是一大笔花费……”星源看着眼前到处走动的人，堆叠的物资，小型工业机械的轰鸣这么感叹道。“该说罗德岛在救助感染者方面不遗余力呢，还是说罗德岛在其他方面经费审批都很严格呢。”她拧好了临时板房的螺丝。

“这比政治象征好多了吧？它还是能发挥作用的。至于之后的所有权归于谁，这就不关我们事了。”火哨一边招呼着同事一边给雪雉递来遥控器。

“呜……虽然说每次用起重机都会给我授权费，但是我的研究下个星期就要截稿了——”

虽然这么说，建材在雪雉专利的起重机稳妥的移动下，萨卡兹佣兵们扶着它完成了补给点地表部分西边施設の封顶，接下来就交给感染者们将其封紧加固。

“这个补给点协议好别扭。啊对，把这沓防风纱窗装在那，好。”星源一边拿着物资清单指挥一边继续发出自己的疑问，“‘乌萨斯-龙门’经贸协议，听起来就很怪，我觉得龙门的商旅宁可绕远路去哥伦比亚找点机会，也不想跟乌萨斯政府打交道。”

“而且上面说‘由乌萨斯-龙门共同运营’，龙门为资方和人员提供方，乌萨斯为建材和技术提供方，我看这也没乌萨斯的人来……”

“前几天博士他们逃出来的那个口子多了不少乌萨斯边防军倒是真的。”

“啊，好的，这些医疗物资先运到地下室吧，嗯你们押过去就好。”

“不用你们派个人看着？”

“啊？我觉得没什么需要——喂！我

们不是拿来卖钱押镖啊！虽然我现在确实是被雇来干安保的。”

“你们这公司确实够奇怪的——”

“不过官方口径还是够一致的，‘罗德岛在协助乌萨斯边防军及周边平民防御天灾时，受到当地感染者暴民攻击，造成部分人员伤亡，乌萨斯地方贵族疑似参与煽动。’，怎么说呢，让我感觉回到了莱茵生命。”星源叹了口气。

“他们说没关系，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大个萨卡兹扛着钢材这么搭话，“逃跑的时候他们死了不少人，全是为了拖着那群豺狼自愿去喂狗的遭炸的，可就算这样，他们逃到这里之后气色还是好了不少——贵族军把他们当狗一样遛，（卡兹戴尔粗口）。”

“上帝保佑，敬爱的各位小姐，萨卡兹兄弟们，请让我们谢谢你们。”一个面黄肌瘦的乌萨斯感染者过来向这几个人道谢。

“今年树林里冷得小腺兽都不出来啦，收成太坏了，麦仓里空荡荡的。成了感染者，聚起来，还是东躲西藏的，太难啦！不是被纠察官用棍子抽死，就是成了山里饿着的裂兽的口粮；又或者被抓到矿场里做一辈子工。如今这块地荒是荒了点，想点办法，总能种点东西的，没有税官，没有贵族，没有吓人的乌萨斯军，上帝保佑……”

“呃……要不我们再弄些小源石家具来？”

“好心的姑娘，我们有栋不漏风的房子取暖，地上铺几块布，就能活啦！那些新奇的电器，我们只在故事里听路过的大商人，叫卖的时候说过，大概还不如我们的老火炉暖和！——要是太惹人注目就更

不好啦！”

“我们也同意。”萨卡兹们点了点头，“我知道你们有同情心，但有时候这样反而会害了他们。”

“你们之后打算回卡兹戴尔么？”火哨这几天已经和这群佣兵打成一片，她随意地问道。

“有些家伙听到你介绍的门路，准备去哥伦比亚碰碰运气，这附近着实不太行，锈锤疯子可不是好惹的；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去维多利亚和卡西米尔吧，毕竟那边用得着雇佣兵的地方还挺多的。当然，我们会留几个人在这呆一阵子，就当你们那两箱药的报酬了。”

“他们呢？”星源指了指那边正在生火准备今晚晚饭的感染者们。

“待一两个月存点粮食，他们就准备跟着去哥伦比亚拓荒，或者去找锈锤，总不能信那纸不知道什么时候失效的协定吧。几个死了亲戚的倒是不走了，他们要在这等到消息再说——照我看早喂了小裂兽了……”

萨卡兹佣兵和感染者们就像讲起日常生活般的语气让三个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她们当然在长期的感染者救助和接触里知道感染者的处境，但一个在研究室里呆着的研究员，一个虽然是快要破产的安保公司负责人，但总归也是个贵族之女，一个被龙门的环境保护得很好，三个人很难将这些当作日常。

“……过几天我去催催罗德岛哥伦比亚那边给你们办的假护照。”

“那可太谢谢了，哪天荒野上碰见我们再护送你们一段？”

“搭完这个就去吃饭！”

“星源，站在那干嘛呢？”火哨看见星源愣在原地，脸上的神情并不好看，凑过去小声地问她“还在想刚才的事情？”

“有，但不是全部。”星极被拖入了有些怜悯而伤感的情绪里，她知道这份没有来由的情绪的来源，由眼前的情景引发，由另一边人的相似的心境而催化。“我那个姐姐，这时候又为什么而伤心呢……”

她望向了远处罗德岛本舰的方向。

疗养庭院的调香室，也兼用治疗室和谈话室，和煦的香薰烟雾带着令人平静的气味，既不会让人感到呼吸困难，又能让人置身于另一个空间一般。陌生感是很重要的，不敢说出的话，不想表达的态度，不敢溢出的情感，在陌生的世界里都可以释放出来。调香师在温室里哼着歌跟波登可在照顾苗圃，今天庭院的主人给两人腾出了对话的空间。

天球仪的四周盈满了群星的光辉，闪亮的飞掠的流星调皮地围绕着它在四周悦动，而浩瀚的星图的虚影与泛起蓝光的广袤星空，此刻正映现在星极的身边，循着她的字句不断地交替闪烁。她双眼烁明，观察着眼前亚叶的外表与内心。

“我是不是对博士……太过严格了？”

“……亚叶医生，您的这句话，只是代表这里，许多人的期望而已。更何况，有时候博士也需要，旁人的提醒和督促。”

“我已经向老师交了我对事件的反思，老师也只是让我继续工作，我觉得我还要去呆在禁闭室冷静一下，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不太适合帮助病人……”

“亚叶医生，荣耀的英仙告诉我，您对自己的惩罚并不是来自于您对战斗中过



失的补偿，也并非为了精进自己的技艺和判断。您的内心就像过去我说的那样——当哥伦比亚的拓荒者寻求不到合理解释陷入迷茫时，他们就会转向占星寻求救赎。而您也是一样的。”

星极牵起亚叶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这种恰当的身体接触有助于帮助对方舒缓。亚叶的手并不细腻，长期在乌萨斯身体力行的劳动，求学，在罗德岛的战斗，看护，让这双手也布满了风霜。星极感受着手茧的粗糙，感受着手心的纹路。

“……我不愿再过多地宽慰您，我无法解放您为自己所加上的自省的枷锁。南十字的耀星上并没有染尘，而您也已经消弭了自己的怒火。”

“……是的，我的愤怒不合时宜，也请洒在了错误的对象上。”

“我知道乌萨斯的一切都会蕴含着这样的愤怒，那里的事情总是让人沮丧。您是不是……当您参与到别人的生命里的时候，您会把别人的生死视作自己的责任？更进一步地说，您认为博士与您一样，也应该负起这份责任？”

“……是的，我是一名医生。”

“这是您作为一名医生的信念所在，也是您作为罗德岛一员的归属感所带来的规制，当然，博士也有这样的责任。”

“从官方角度来说，是这样的。”

“但您仍有负罪感。”

“我毕竟攻击了我的……我的同伴，而他并不是导致局面恶化的原因。”

“那我想，您可以推着刻刀，到处走走。”星极望向了庭院的门口。

杜宾教官正推着坐着轮椅的刻刀来到了疗养庭院门口，刻刀向亚叶招了招手。

“亚叶医生！陪我回医疗部复检吧！”

亚叶愣了一下，她起身，看到星极对她绽放出一个善意的微笑，她知道她的答案即将被揭开。她向星极表达感谢，深深地鞠躬，然后回应了刻刀。

“来了。”

她小步跑着赶上了她们。

随着亚叶一行人离开，天球仪的光芒迅速地黯淡下来，而星极的双眼深邃幽明，闪耀的星图融化消失，剩下的只有室内的白灯和拥抱着星极的芬芳。

她叹了口气，她与群星的联系时强时弱，昏暗不明，如果无法从星空中得到回响，那自己的剑术和生活方式将失去意义。她确实在创造新的没有星星的生活，但谈何容易呢？何况目前还有这么多人需要群星的指引……即使调香师制配了专属于她的香薰，引导她找寻星轨的痕迹，但她仍然很吃力。

亚叶医生，会感到害怕是正常的啊。她轻轻地吐出叹息，执起钢笔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对亚叶的分析，感受，以及今天对自己的观察。而她前日的星象观测记录，又被打上了大段红色刺眼的圆圈。

“伤得很重啊，给，这是夏栌姐给你带的莓果干，那天石英一直念叨着，我也就去问了，不过说真的，石英做的甜品确实吃不了，你得劝劝她。”这是依然带着死鱼眼的斑点。

“啊小刻刀，最新一期的《异铁侠》漫画我给买来了，好了之后来我这，暴雨说她要跟你一起看。”这是难得在走廊看见的支支吾吾一看就是在等什么人的绮良。

“哇哦！是第二个装上酷炫装甲的小姐！要不要让我来点叙拉古特色改装！啊！好疼啊！”“刻刀小姐请不要管他，为表歉意，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来进行客制化改装，我们先走了。”这是贾维团伙。

……

本舰的人很多，今天似乎是准备着舰的日子，龙门方面已经做好检修和临检准备，感染者追踪发信器也已备好。而干员们都闹腾起来，准备去龙门好好逛一逛，除了正在审批境内活动人员名单交予近卫局的人事部和指挥部人员，其他人都行动起来。于是一路上刻刀她们不停地迎接着各种各样的问候和关照。

亚叶身上的重量似乎也因此被卸下了一部分，欢快的气氛总是很有感染力。

“你看到信息公告了吗？”杜宾开口了。

“看到了，我没法评价这个结果的好坏，乌萨斯的犬牙仍然追于他们身后，我们也没法去直接救治他们。不过，已经很好了。”

“刻刀的伤势也在慢慢恢复，后天再做个小手术，休养一段时间等拆线就能活动了。”

“我们在龙门停泊的时间也不会太久，毕竟再拖久了难免会引发争执。趁这个机会下船看看吧？”

“博士呢？”

“博士……博士告诉凯尔希，让她这两天给你少排点班，这两天他就在办公室好好地上班，干着他该干的事。”

刻刀感觉到亚叶攥紧了自己的手，开始有痛感，但她没有松开，而是双手回握住了亚叶。

“没事的，亚叶医生。”

“没事的。”

“我们都活着回来了。”

声音很轻，掷地有声。

亚叶突然间知道她所背负的沉重的不知所明的星极所让她从刻刀身上获取的，在这时落地。

她害怕着死亡。

即使她能够面不改色地向敌人泼洒药液，即使她能够毫不留情地向敌人挥去棍棒，即使她已经和数不清的死亡对峙，她仍旧存有那种向死亡认输的无力感，由此而生的恐惧感。

只要是在这片大地上生存着，就一定会有恐惧感。

在她身上，乌萨斯和死亡的侵扰如影随形。

她开始大哭，泪水循着她的眼睑流过脸颊，流过她那纯黑的丝巾，然后坠落到地面。刻刀有些慌乱，试图去安慰她，而杜宾只是淡淡地看着她，抚摸着她的背。

“啪嗒。”

她的眼泪不值钱，凯尔希老师领走她的时候，她的眼泪被她抛弃在童年的门里，随没有吃成的晚饭一起葬在昏聩的灯光下。她决定离开养父母踏上如今的道路的时候，她的眼泪洒落在乌萨斯黑色的白雪里，被乌萨斯嘲笑着吞没。

而现在，她跪倒，倚靠着冰冷的轮椅，在刻刀的怀里放声大哭。

“你不是说要给那位医生画幅画来着？”

“没必要了，”夕兴趣缺缺地撇着画笔，



“我以为给她一场重逢，兴许她会了却心愿，又或者，此间虚妄，让她迷醉其中，麻木些许痛楚。虽然可叹，但遮目不见的人也不少。”

“如今？”

“她直指本心，刚正不折，不屈不挠，剖析自身。即便入画，也是处处不合，兴许两三个时辰，便要勘破画而去。”

“普通人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还是你作画的技艺退步了？”

“你是真的吵。我只是不感兴趣了。”

重岳半听着妹妹们难得讲起这艘船里的事情，一边想起自己说的话

【见死难，是征夫武人的日常。见死难仍动心忍性，不泯道义，而不是搪塞一句“世道如此”，才是他们的功课。世道千万年来都如此，只有那些庞大又傲慢的家伙，才会那样冷漠。】

他想起自己从混沌中遥望，他看见生灵因温饱不断生，不断死，他沉默着，他看见日月起落，春秋变化，他沉默着，他看见有人担下他人的苦难，因而逝去，于是他忍不住发问：

“是以何故？”

“汝知几何！”

于是他入了此局，懂得了怜悯生死，然后漠然，然后随和入世。

亚叶最终还是没有接受豆苗她们一起到龙门商业街走走的邀请，她决定动身去

补给点探望那群感染者，她知道那里有乌萨斯边境人员入驻，她没有带武器，也没有带标识，她只是去看看，作为一个最普通的见证者。

她还要不断地磨砺自己，不断精进自己的战斗技巧，医疗技能，决断水平，下次战斗的时候，她还能做得更好。

她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要像苏苏洛那样对病人多几分宽容，像老师那样对研究多几分斟酌，对自己和伤者像莱娜那样多几分慰藉，对冲突和矛盾像芙蓉那样多几分平和。对博士也应多体谅他的难处，看到他的无奈，不仅在医疗上，也在罗德岛的方面看到他决定的原因并修正。

当然，她能够借助其他人的力量做得更好。

晓歌和谜图给感染者们准备了足量的哥伦比亚即贴式护照，让她一并带去；请教了棘刺之后，她的毒剂制作有了长足进步；而自己撑不住的时候，自己也会找蜜蜂和星极谈谈心。

舱门很快变得空荡了起来，大多数的人都已离去，而她站在舱门向龙门相反的方向望去，乌萨斯的寒风似有似无地化为烟尘撞来，熟悉的气息，她迈向了正在等着她的迪伦和运输小队。

她今天系着蓝色的领巾，很漂亮，很怀念。



Artist · 煌灼灼





Eyes On You  
XXXXX ARKNIGHTS

Artist: lilyFox



2023.8  
- 特别专访 -

柞木不朽 -



**1** 非常感谢柞木愿意接受我们的专访！请问可以为我们的读者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大家好，我是柞木，是 B 站游戏区的一个小小 UP，目前账号主要更新的内容，是明日方舟世界观、剧情相关的视频，另外也会做一些新游戏方面的杂谈。

## 柞木不朽与明日方舟 ~

**2** 早在 2019 年开服时期，您就发布了《明日方舟》相关的视频。请问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您了解和接触《明日方舟》的契机是什么呢？

我开始玩方舟的时间，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三测的时候。契机其实说起来比较搞笑，是因为我 BGO 的号没了，当时年少无知，BGO 开服的时候，为了呆毛王买了一个初始号，那个号玩了好几年都没事，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几年之后突然就被找回了。当时试了很多办法，但都没能把号找回来，我也懒得重头再玩，于是就打算入坑一个新的手游。我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从一个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就去玩，我不太喜欢中途入坑，所以是在三测的游戏里找的，然后很巧的是，方舟那时候要开三测，所以也就这么玩上了。

**3** 您曾在视频中提到过“罗小黑联动剧情是您在周年前最喜欢的剧情”。您能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份剧情为您带来的欢喜和感动吗？

其实相对于大场面的劲爆剧情，我会更喜欢日常向的内容，因为我个人觉得，想要把日常剧情写好，写的有趣，写的触及心灵，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而这，也是我这么喜欢罗小黑那次剧情的原因，因为那个剧情中所描述的人和动物、宠物之间的情感，是真的很打动到我了。

**4** 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最喜欢的干员吗？以及 ta 是以什么特质吸引您的呢？

我是博爱党（叉腰），所以没有最 ~ 喜欢的干员。但如果要说偏爱的话，我会更偏爱流泪猫猫头和雪雉这样的小可爱、小可怜，她们会更有让人照顾的冲动。

## 柞木不朽和视频制作 ~

**5** 您在制作“明日方舟细节分析”的时候，有对游戏中某个细节有深刻感触或者深刻印象吗？

其实要说某个让我印象最深的细节，可能要数方舟早期的一些彩蛋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方舟会在游戏的宣发图，或者 PV 中，藏一些密码性质的谜题。这些谜题往往涉及很多编码等相关的内容，很难，但也着实有趣，尤其是当某个极为复杂的密码在全网大佬的努力下被揭开的一瞬间，真的会让人兴奋地一晚上难以入眠。

**6** 有许多视频观众，受助于您的“明日方舟时间线梳理”视频，而了解了泰拉的时间线。请问时间线梳理系列制作和准备辛苦吗？以及您为何会想要制作这个系列呢？

这个系列属于是越做越困难（哭），因为方舟的时间节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前后的时间、剧情内容推测产生的，所以每年剧情更新之后，如果要做新的时间线梳理，那基本都需要把之前的时间线，再重新盘一遍，等于是说，每一年，都需要把前几年的主支线剧情、活动剧情、干员密录、模组描述等内容，重新再捋一遍，看看有没有哪些时间出现了变化。而这也是为啥我会说这个系列越来越难做的原因，去年的时间线视频其实就难产了，因为我一个人盘到最后崩溃了，后来还是在朋友的协助下，最终才一起盘完了所有内容，稿子前后写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后期等费用加起来，总计花了估计有 5、6 千才把视频做出来。至于说做这个系列的原因，其实最初的本质，是我自己想搞清楚方舟的各个剧情，大概是什么时间节点发生的，再之后，可能才是看到很多观众似乎也都希望能看到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才会一直努力去更新下去。但最后还是要说一句，时间轴视频的内容，仅做参考，因为很多东西确实难以得出一个具体的定论，希望官方能早点出文字设定集，然后能在设定集中补全时间线等方面的内容。



**7** 像“泰拉时间线”和“超细节分析”等作品，虽然素材基于游戏本身，但核心目的还是为了服务观众，是一种创作分享的过程。请问您的互联网创作生涯是从何时起步的，契机是什么呢？会有想要感谢的人吗？

创作的起步，其实也挺巧合的，就是最早期在方舟三测的时候，我发了一个阿米娅精二的视频，然后那个视频很快就 5w 播放了。当时就觉得，霍~做 UP 发视频原来也没有那么难嘛，你看，我这就随手一发，轻轻松松，就是一个 5w 播放，如果我认真做视频，那我不得起飞咯！然后呢，我就开始等方舟开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方舟开服的时间，是 5 月头，正巧是在我大学毕业，已经找到工作，但还没有报道的时候，中间有两个月的空档真空期，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尝试去更新视频。但等我真的开始更新之后，才发现，原来最初的那个 5w，根本就是 B 站的新人福利，以及天时地利导致的结果，如果你的视频没有特点和内容，其实根本没有人会去看。这就是被现实教育了。早期的我，其实是想做一个攻略 UP 的来着，毕竟玩游戏嘛，做攻略的都是大佬，但在认识了其他做攻略的创作者之后，我才认识到，就我这脑子还是算了吧，也就是从那之后，我开始尝试做一些其他方向的内容。所以说感谢谁的话，要感谢的可能是那些让我认清自己根本没法做攻略 UP 的朋友们（笑哭）。

**8** 和大多数 up 不同，您不仅自己做方舟的视频，还要为 BB 姬做一些涉及游戏界各个领域的杂谈，您觉得在做这两种视频的时候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方舟的内容，其实只要聚焦于方舟本身的内容就行了，但做其他游戏的杂谈，可能就会涉及到很多其他游戏领域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不仅仅是在说某个游戏本身的东西，还包括一些围绕着游戏的行业内容，比如玩游戏的人、做游戏的公司等等。另外做的内容还不仅仅是手游方向的，可能还有一些单机、主机游戏，这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需要权衡的东西。

**9** 您于 7 月 21 号在 B 站发布了“万星源”社团的启航动态。请问可以在这里对“万星源”社团做一下创立目标和发展愿景的介绍吗？

其实做万星源的原因一共有两个：1 是我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忙，方舟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我发现很多有趣的内容没有太多的人关注到，这其实这是有些可惜的，所以我希望能找到一些有想法的创作者来把这些内容做出来，分享给其他的玩家。2 呢，则是我自己在发视频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玩家其实是很很有想法的，但他们可能苦于各种原因没法去创作，比如说不愿意站到人前去发视频、不会后期，或者是没有可以配音的硬件支持等等等等。出于这些原因没法去创作我认为

也很可惜，所以就希望搭建一个平台让有不同能力的人，去做不同的事，这样一来每个人的创作难度会下降不少，也会更加的轻松。我希望万星源在未来能保持对方舟内容的稳定更新，同时也希望在未来，鹰角出新作的时候，万星源也能参与到这些内容的二创之中。

## 柞木不朽和生活~

**10** 作为一名游戏玩家，您有许多视频，从游戏性和行业角度评价了许多游戏。请问您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最喜欢的游戏 / 游戏系列吗？以及为什么呢？

要我说的话，仅从世界观来说，我是个宝批，也就是宝可梦系列的忠实爱好者。我一直觉得，宝可梦，真的是一个极其伟大的系列。仅从世界观的拓展性和衍生性来说，我个人认为，这是独一份的存在。至于近些年的游戏本体，啊，我就不多做评价了。抛开宝可梦的话，我非常推荐黄金的太阳 1、2，这款游戏虽然已经很老了，但他的剧情和解密，我得到哪一年都不会过时，而且，他的精灵系统，也就是战斗系统做的非常独特。在游戏中，玩家可以操控四种类型的元素精灵，每个种类的精灵，数量有很多，每一个也都拥有不同的技能，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个角色身上放置多个精灵，得到精灵的角色除了能得到精灵的技能之外，还将会得到精灵的一部分属性加成。另外，如果一个角色身上寄宿着多个精灵，在战斗中还能使用精灵的力量召唤神灵，比如说 2 水 3 风能召唤日蚀，8 地 2 风能召唤冥府渡神，每个角色带多少精灵，带哪个精灵，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负责什么定位，都是需要思考的。

**11** 明日方舟视频制作者群体之间的关系，一直被大家所好奇。您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下您和其他视频制作者们之间的趣事吗？

趣事啊，说起来好像还挺多的，但突然让我说一个似乎又有点说不上来，就讲个最近的事好了。彩总，就是二色彩虹，他之前一直说在大学和别人组过乐队，但当你问他，是玩什么乐器的时候，他却死活也不肯说。一直到后来，孤独摇滚播出之后，彩总才终于松口，告诉我们他玩的其实是口琴，口琴嘛，挺正常的呀，咱也不知道他在羞耻什么。之后，神奇的来了，彩总最近似乎是解开了某种封印，天天都会躲在房间里练琴，他以为我们听不到，可实际上在客厅就能听到彩总的演出，你告诉他这件事吧，他还会恼羞成怒，诶。很可惜，至今彩总都不愿意当着我们的面吹口琴，感觉这是下一阶段我们需要努力的目标。



**12** 请问您的视频创作经历是否有为您的生活带来重大的变化呢？（比如改变了某些计划，认识了某些重要的人？）

是有的，可以说现在认识的最好的一帮朋友，都是因为做视频认识的，比如说杨颜、鸽子球、老 G、魏晋、雾枝、彩总等等。哦，就连女朋友都是因为做视频认识的，哈哈。

**13** 您认为视频创作安排有必要和正常的生活区分明确吗？还是说将其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呢？

其实没法完全分开的，只能当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去习惯。毕竟现在的时间，除了工作、打游戏，也就是做视频了，日常，就是做视频哈哈。

### 结语 ~

**14** 在最后是期刊专访老惯例啦——您还有什么想要和您的粉丝朋友们，以及期刊读者们说的话吗？以及如果方便的话，也请您为杂志留下一具赠言吧！

其实不太会说什么话，只能说谢谢大家看我的视频，最近因为各种原因方舟可能有些鸽，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补完计划了，从孤星开始漏的全都会补上的大家可以放心，之后万星源的更新和我自己账号的更新也都不会落下。希望我们之后能再陪伴着方舟一起走下去，然后迎来角的二小姐和三小姐 ...

最后，关于回归线，我一直觉得回归线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能如此得生机勃勃，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希望杂志能越做越好。



下一个节目是.....

— 全新专访栏目将在社交平台不定期更新！ —  
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账号获取消息哦！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时间不多了，而真相依然很远——所以才更加迫切地抓紧每一个机会、每一天。  
——锡兰

特殊声明：本篇的部分题目不再特别区分“艾雅法拉”和“纯烬艾雅法拉”，请考生答题时根据题目背景进行理解。

1.火山喷发时，炽热的岩浆会夺走生命，而喷发结束后，落下的火山灰又会带来新生。关于艾雅法拉的天赋，以下说法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炎息”可以让艾雅法拉在场时，所有术师干员的攻击力提升，开启模组“错过的声音”二级后携带艾雅法拉即可触发该效果
- B. “乱火”可以让艾雅法拉部署后立即随机获得一定技力，该天赋在潜能3时获得效果强化
- C. “氤氲”可以使受到治疗的目标获得持续增益治疗，叠加时会分别计算每次的效果和持续时间
- D. “火山灰疗愈”可以使攻击范围内的友方单位生命上限增加，同时也会对纯烬艾雅法拉自身生效

2.艾雅法拉的本体和异构形态在各自的职业分支里都是比较出色的。以下关于艾雅法拉的技能描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图标①对应的技能命中时，会先计算法术抗性的削减，再计算伤害
- B. 图标②对应的技能在专精等级达到三时，其作用目标上限加一
- C. 图标③对应的技能可以为不接受常规治疗的干员恢复元素损伤，比如泥岩
- D. 图标④对应的技能开启后，会导致天赋“火山灰疗愈”失去生效目标

3.随着艾雅法拉的异格，行医这个子分支也有了4名干员。考虑满练度、满信赖、满潜能，技能专精等级三，不考虑其他任何加成，以下干员使用对应技能时，秒治疗量理论上限最高的是

- A. 褐果：厚土迸发
- B. 蜜莓：振奋
- C. 桑葚：安全区域
- D. 纯烬艾雅法拉：火山回响

4.艾雅法拉的干员密录“学者之心”和“火山”记述了一次火山考察的过程。关于密录中涉及的剧情，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作为艾雅法拉母亲的学生，卡恩拜托干员巴蒂尽量关照艾雅法拉，不仅是身体健康方面，也包含研究工作方面
- B. 在登山路上，艾雅法拉使用源石技艺及时将落石熔化为岩浆，救了向导一命

- C. 父母的死讯曾让年幼的艾雅法拉陷入崩溃的情绪中。当她看到火山之后，这种情绪一度加剧
- D. 艾雅法拉最终仍然选择参与到火山研究中，不仅因为她父母留下的资料里有些内容只有她才能解读，更因为她不希望项目中断

5.在新汐斯塔的冒险旅途中，多利希望和艾雅法拉玩一场藏宝游戏，要求找齐“北风、种子、皮毛”这三样物品。以下哪个选项不在这三样物品中

- A. 汽水瓶盖
- B. 火山防护服
- C. 雨后的彩虹
- D. 一段歌词

6.艾雅法拉作为开服六星干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时装。自2019年4月30日实装之日起，至2021年7月20日时装开始售卖，共计812天。请问以下哪位干员从实装至第一套时装上架售卖的时间最长？



7.在艾雅法拉的档案中，也有记载关于多利和他分身的相关内容。根据档案记载，以下说法中错误的一项是

- A. “小黑羊”的生理结构、行动模式都和寻常的动物类似，平时喜欢睡觉
- B. “小黑羊”的体型和“猫猫”相仿，但生气或高兴的时候身体会变得极热
- C. “小黑羊”很乐于助人，它们曾为迷路的薄绿带路，还主动和豆苗的磐蟹玩耍
- D. “小黑羊”也很调皮，做出了一些危害纪律的行为，而坚雷并没有发现“真凶”

8.干员的语音是补充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之一。以下语句不是出自艾雅法拉语音记录的一项是

- A. 玩伴吗？我和慕斯她们关系很好，所以一点也不寂寞~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大家一起办读书会！
- B. 博士您……失忆了？真的？凯尔希医生才告诉我这件事……嗯，今天就先休息一下把。
- C. 等等，不可以站在博士头上呀，这样很不礼貌的！
- D. 我回来啦，这些是带给你们的礼物，我等下拿去送给凯尔希医生和阿米娅。

9.如果你经常开声音玩《明日方舟》的话，你可能会感觉艾雅法拉的日文配音有点耳熟。以下哪一个干员的日文配音演员同时也完成了艾雅法拉的配音工作



扫一扫  
查看本期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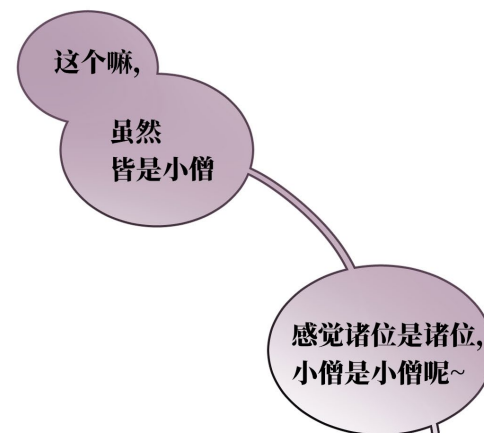
[点击此处查看本期答案](#)





# 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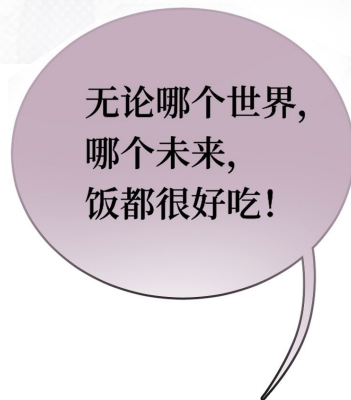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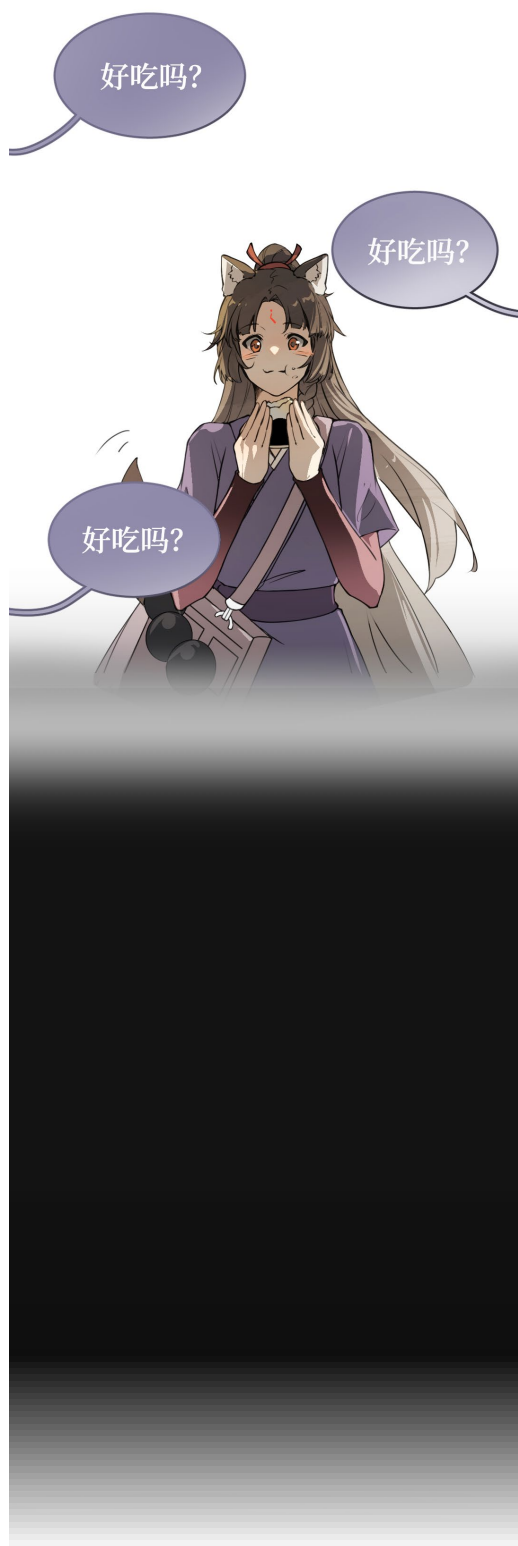
© IMONK











师问新到：“曾到此间么？”  
 曰：“曾到。”  
 师曰：“吃茶去。”

又问僧，  
 僧曰：“不曾到。”  
 师曰：“吃茶去。”

后院主问曰：  
 “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  
 不曾到也云吃茶去？”

师召院主，主应喏。

师曰：“吃茶去。”

——《五灯会元》卷四  
 赵州从谏禅师



# 征稿启事

《[回归线](#)》(Another End of Terra) 是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与泰拉通讯枢纽联手制作的《明日方舟》同人电子杂志。

我们欢迎各种类型的投稿，包括但不限于：

- + 短篇小说 (2500 字以内)
- + 中篇、长篇小说 (字数不限)
- + 插画、漫画
- + 其他《明日方舟》相关的图文作品

如果您有相关作品，欢迎您通过我们的邮箱：[TCA\\_doc@163.com](mailto:TCA_doc@163.com) 进行投稿。投稿前，请先阅读 [《回归线》投稿指南](#)，并按指南中的要求进行投稿。

另外，《回归线》因发展需要，现面向所有读者招募制作组成员，岗位和工作内容如下：

1. 杂志设计 (1 名)：根据每期杂志的内容，对杂志的板块进行规划设计；
2. 视频制作 (1 名)：根据需要，将编辑部取得的音视频及文字素材制作成视频。要求必须掌握至少一种视频剪辑软件，会使用 AE 等动画制作软件，能自行制作特效者更佳。

请有意愿加入的读者将您的称呼，联系方式和想要加入的岗位发送至[邮箱](#)，并附上您之前所制作的作品（如果有）。

感谢广大读者与创作者的支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

Contributions  
Wanted